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滙甲集目錄

卷六

宋

琬字玉叔號蕩農山東萊陽人順治丁亥進士官四川按察使有安雅堂集

送胡去驕歸武陵序

一

胡慕之先生欲焚草序

一

徐伯調歲星堂集序

二

董閭石詩序

二

董蒼水詩序

三

吳園次藝香詞序

四

懷德祠記

四

耕德堂記

五

愛山臺銘

六

王和陽先生傳

七

震澤董公墓誌銘

八

陸際明先生墓誌銘

十

侯方域

字朝宗河南商丘人順治戊子別榜有壯悔堂集

太平仁義之效論

十二

官官論

十二

太子丹論

十四

豎人臧說

十五

與任王谷論文書

十六

送何子歸金陵序

十六

戴黃門詩序

十七

陳其年詩序

十八

陳將軍二鵝記

十八

管夫人畫竹記

十九

吳伯喬伯允傳

十九

徐作霖張渭傳

二十

湯御史傳

二十一

沈皞日

號拓西平湖人貢生官湖南辰州府同知著有楚游草燕游草柳慶集拓西情舍詞等書

粵西總論

二十二

粵西增兵記

二十二

古雅灘記

二十三

陳國政

字憲生平湖人歲貢生著有陳子古集二卷詩集二卷

宋靖康論

二十五

徵君陸巨石傳

二十五

周宏起

字雲蚪號道腴平湖人歲貢生官青田訓導著有易經集義四書集義望古堂詩文集

李潛初九山志序

二十七

許芝裘拙庵遺稿序

二十七

送劉夏金歸琴川序

二十八

貞女曾氏小傳

三十

顧人龍

字雲駟平湖人歲貢生官太平訓導著有思樂軒文集流想軒詩草一卷征途歌咏詩四卷

惠寒泉記

三十一

陸洽原

字嗣開號話山平湖人順治十一年拔貢生官四川沅江知縣著有話山集交游錄

詩率然堂碑記

三十二

修微底關記

三十二

李繩遠

字斯年浙江嘉興人良年兄緒生考授州同知著有存齋外言

補黃村農生壩誌

三十四

國朝文滙甲集卷六

送胡去驕歸武陵序

宋琬

有人於此其父遺之千金之璧拳拳而守之果可以為孝乎哉曰未也有人於此其父遺之不畜之田三年而滋殖焉收且畝一鍾果可以為孝乎哉曰未也孝子之事親也善承其志而已矣古君子之華華於學以行道也其或不幸齎志以歿而為之傳者不在其子則在其門人鄭康成歸高密而吾道有東矣之歎蔡元定死而其子沈能纂成其書皆已事之明驗也夫負牆而立辟咄而起弟子之受教於先生也然以視夫過庭侍寢欠伸效顰之必聞其於人子則少閒矣陳子禽所以有得三之喜也吾友胡子去驕為此庵夫子之仲子當先生講學京師時其年方無幾乃門人問答輒執三寸不律從旁記之輜車葛屨駢填戶外先生顧嘗目攝予謬加推獎謂可語於斯道也不幸以慧直守經見忌時宰哲人梁木一朝隕謝余亦相繼外補不得一日安於巖廊之側數年以來幾以身膏虎狼之吻其得以不死者僅耳而仲子亦以窮愁困阨奔走四方以餬其口顧其所學日進不以飢寒孤露少自廢焉可為好修篤志之士也已嗟乎學士大夫之欲行其道也校韋布之士尤難聚生徒則有朋黨之目峻門牆則來謹愿之口使伊川無元祐之徵紫陽無淳熙之召則章惇蔡京韓

阮胃之徒何從而擠之也哉。孟子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西銘之言曰：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仲子最之哉。家在武陵之溪，結一廬於桃花流水之間，勿以飢寒窮阮變其皎然之素，使先生有待之志賴仲子而愈傳。其去動履鉏而實千金之璧者遠矣。先生門人遍天下，若余者雖數十百輩何益。然而幸齒髮之未衰也，夫何敢以不勉聊因仲子之歸而贈以是言。他日相見，將叩其得失消長之故焉。嗚呼！又安得起先生而正之也哉。

胡慕之先生欲焚草序

余蓋聞之長老。天水胡慕之先生在明神宗時為諫官，有聲。世傳其論礦稅一疏謂不減鄭監門之涕泗也。比余備兵隴上，經先生之廬而式焉。已而求其遺稿，得欲焚草三卷。大者開國是，次之陳民瘼，或婉諷而曲諭，或慷慨而危泣，炳炳焉經世之計謨也。嗚呼！先生往矣。人第知其遭遇盛明，處昌言無諱之朝，而不知其憂深見遠，肝衡於天下國家之故，而流連發憤於君父之前者。其心至今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又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今天下譚治安者必曰萬應，而予以為天下之亂實兆端於此。蓋當庚戌辛亥間，人主已有倦勤之志，而二三執政憊江陵之東溼，以賈禍也。於是務為寬深浸假，而變為模稜，以舒緩勿動為持體，以慷慨激烈為狂愚，上恬下

熙奸孽萌。弟璧如扁鵲再見桓侯。知其病在腠理。而言之弗聽。卒至於敗亡而不可藥也。今鍾簾既移。宰木復拱。讀先生之疏。方知其為對症之鍼砭。而惜乎當時君相拱揖乎廣厦細旃之上。忽實生之痛哭。反以為迂濶而不情也。始余讀先生糾彈太倉晉江諸封事。以為丈夫負奇氣者。既觀其讓官同列。堅請外移。聞流言而不校。乞骸之章十一上。而後得請焉。嗚呼。又何其恂恂退讓君子哉。先生之子汝薦從余游。慮其久而湮也。將梓以行世。遂為序之如此。

徐伯調歲星堂集序

余少讀山陰徐渭文而好之。輒愜然想慕其為人。歲庚子。以左參政入守紹興。過所謂青藤書屋者。渭當時讀書處也。低徊歎息。欲訪其墳墓。而其子孫寥寥殆盡。紹之父老亦無能知其處矣。夫渭之文險怪莽兀。不盡合古人法度。然其精光氣溢。不可廢也。身雖不遇乎。得胡太保宗憲而事之。草露布。為幕府上客。聲動公卿。名聞天子。丈夫至此。豈不稱豪舉哉。然使無石簣中郎兩先生表章於罕木既拱之後。則亦歸於銷沉漸滅而已矣。余友施愚山寓書於余曰。山陰有徐緘者。渭之亞也。余遣人招徐生。久之竟不至。比余罷官客湖上。徐生顧時時來相與盱衡抵掌。抗言今昔。意所不合。雖尊貴有氣勢者。口期期不服也。所著歲星堂集若干卷。縱橫辯博。矩矱森

整雖破除崖岸而無險怪暴亢之態使其生與渭同時角材而較其勝負白鹿表曷足為徐生道哉徐生家在若耶鏡湖之間其所居曰梅市漢梅福棲隱地也扁舟簞笠釣自娛落落焉與世俗鮮有所諧故時人亦無知徐生者其言曰文章非以悅俗不為當世所罵則必無後世之傳也余聞其說而題之因數會稽山川名勝肇自大禹以來高門懸薄甲第相望焉頭銀榜蔽虧雲日皆一時之公卿大夫摧巍科而居顯秩者也百餘年間灰飛電逝求其所為卓然者書自成一家者指未可一二俚而風流文藻乃在於布衣之兩徐生雖遭遇各有不同而其文章之灼灼可傳無疑也字內之大不乏石簪中郎其人數傳而後或當以余為知言徐生乎其亦可以自信矣乎是為序

董閬石詩序

松江之山有九而機山其一也望之如培塿然未始有嶮巖殊絕之觀也晉陸機兄弟嘗讀書其中後人因而名之則山川之重豈不以人哉夫二陸之在當年其先世勲勞閭閻為江東之冠而其兄弟尤以文章顯入洛之後聲名藉甚張壯武以中原耆舊一見倒屣然而子惠才多之言不可謂非對症之鍼砭也及夫建春門之敗愴然思華亭之鶴唳而不可得良足悲也跡其所以雖由寺人孟玖之譖惜其褻愛滿

足不引退於賦扶風豪士之日如張翰之明決也嗟乎士亦患無才耳有才而所以處其才者為尤難進士董君聞石與其弟孝廉蒼水雲間世家也當宗伯少宰兩先生凋喪之後乃能聯翩翹起克繩祖武人以為今之二陸也亡何以通賦微書同時被斥者甚眾董君以盛年見廢清時既已嘿不自得而其家徒四壁云於是愈益無慘幽憂惓惓酒酣以往悲歌慷慨遇夫高山廣谷精藍名梵喬松嘉卉草蟲沙鳥凡可以解其鬱陶者莫不有詩而其詩亦含宏溫厚異乎人之狂呻病嘔者余嘗讀其憫離諸什傷慈民哀鮮民仁孝之人其言藹如也暇暇乎慕義小雅之遺音矣夫董君雖舉進士顧其格當為令也獨不見今之為令者乎假令董君不以一簣斥即謁選人得善地能脂韋蒲伏以事大吏乎能咨趨囁嚅伺要人之顏色乎能燭林竭澤腹民膏以自潤乎吾有以知其不能也有如萬一得險遠殘創之區當輪蹄交道之衝軍書屬至巷無居人藹交糲糲取辦俄頃雖龔魯之才安所用之又烏在其不以一簣輒斥也耶董君生崑山蛟蠻之鄉有藏書萬軸以備討論有橫山湖澱之勝以資眺覽而又有兄弟朋友之樂相與上下夫千古其視二陸兄弟所得為已多矣而又何憾焉董君以其藝藝堂詩屬余序因而論之為廣其意以釋其憂

董蒼水詩序

江淹之作恨賦也。自王侯卿相至於美人名將備矣。而於馮敬通之見。抵有深惜焉。蓋傷其懷才不遇。被讒口而坐廢於有道之時。為可恨也。余嘗尚論前史。而歎夫文人才士如行者。不可勝數。其或不幸而身名磨滅。沒世而無聞。曾不得望行之一二者。又何多也。夫非其命也歟。昔者孔子蓋罕言命。而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又曰得之不得。曰有命。蓋君子之為學也。非徒文焉而已。將以新至於聖人之道也。新至於聖人之道。而不知命。則其處富貴貧賤也。無術。而後幽憂惶悸。窮愁鬱鬱。與夫寢驚夢噩。煩冤狂易之疾。得而中之。於是幽則怨鬼神。而明則對其君相。古之以高才得奇禍。豈盡在上者之過哉。不知命之故也。若夫沈潛好修之士。則不然。知天命之不可強也。放乎山巔水涯。以自娛。託之詩書。弋釣以送日。久而造物者亦若與之相忘焉。豈惟相忘。雖欲摧之。戕之。殺其身。而滅其名。不能也。由是言之。是造物之權。亦有時而窮也。董君蒼水家本雲間。貴公子孫。自其為童子時。喜讀古人之詩。略上口。即能為聲偶之言。父師見而叱之。董君洛誦自如。不少奪。行年三十。舉孝廉於其鄉也。居亡何。江南逋賦之獄起。士紳同日除名者。萬有餘人。而董君不幸。絳名其間。於是棄去帖括。究極於風雅正變之故。爰及漢魏下訖三唐。朝辭暮覽。蕭然如後門寒暄。而其詩亦閎深涵演。非復專家小乘所敢望。或有為董君惜者。則應之曰。吾於萬餘

人中太倉之稊米耳。祿原不云乎。以多自證。以同自慙。斯言也。雖稱引近詭乎。不可謂非知命之君子也。夫司命者之有無。吾不得而知也。其果無耶。董君之阮孰為之。而孰使之耶。其果有耶。則此萬有餘人者。豈皆生逢唐竭。如韓愈所云然耶。今天子萬幾初御。慨然與天下更始。裏之除名並廢者。稍稍見用矣。而董君之貧。至不能具舟楫。使其在旃夏之側。與二三珥筆之彥。作為歌咏。播之金石。雍容都雅。非不斐然可觀。而乃任其憔悴江湖之上。未有哀劉蕡而薦賈誼者。嗚呼。斯非宰相之責也哉。董君出其榜亭詩屬余序。余才不逮董君。而其見厄於司命也略同。而加酷焉。不辭鄙陋。而贈之以言。董君蓋知命者。其將有以釋余之惑乎。

吳園次藝香詞序

吳興山水秀絕東南。而唐宋之間。復多賢太守。顏清臣蘇子瞻。其最著已。兩公卒當太平無事時。得以優游閒適。極登臨燕賞之娛。其風流遺事。宛在耳目之前。而殘碑斷墨。猶為人寶惜愛玩而不忍棄。近今以來。時移勢殊。兵燹之後。繼以大猷難連。魚爛井屋榛墟。然驚不逞之徒。因之以為奸利。其視刊章告密。猶之乎糟粕囊戲也。其陰詭長吏之短長。而牽制之。猶身為家督。而米鹽醢醬之出入。皆得而覈問之也。加以水衡大農會計之法。日益嚴。其大者飛芻交輸。杭稻儲膏。糧糈罔敢後時。而細乃及

於綾絕茗荈角革絛桌橘柚之包篠蕩之幹莫不有程限焉差以毫黍則譴訶立至而鼠雀之訟往往震驚幕府或牽牛以蹊人之田官已更而獄猶未息也期會益繁尺符日下催科而外所讀者司空城旦書耳嗟夫山川猶是而風俗則非故今之為太守者乃至忘鹽櫛廢屢輿轉張况瘁維日不足雖起清臣子瞻而為之亦將廩廩救過之不遑焉又奚暇登臨燕賞弄其柔翰也哉吾友吳君蘭次以水部郎出守吳興下車伊始廉得郡中大猾王名單舸禽治不俄頃而殲之湖人懽聲動天地政行暮月刑清而賦完放衙散帙蕭然洛誦繩牀斐几鐙火青熒吏人從屏戶間窺之不能辨其為二千石者四方名士多從之游而又有道場浮玉銅官顧渚與夫餘不畧畫苕霅之勝以供其發抒以故揮毫命屢幾遍巖壑而於填詞尤最工其吳興一闕有曰詩瓢酒瓊茶鉢是湖中簿書嗚呼斯可以見其志矣抑吾聞聲音之道與政事通蘭次丰采既為吏民所畏愛而其長歌短令尤足以被管絃而宣金石去武康百里而近有所謂前溪者非昔人歌舞地乎斯編既出當令青衣二八按拍而奏之相與樂斯民之無事而消其咨嗟愁歎之聲者其道或由乎此也區區引商刻羽云乎哉

懷德祠記

余讀史至韓獻子世家嘉其有存趙武之功太史公稱其為天下之陰德享祀十世

有以哉。盧龍韓氏蓋多君子。而待御西軒先生以名德聞。攷其先自晉平陽遷居於此。先生起家萬厯丁丑進士。以御史解組歸。累徵不起。隱於釣臺者三十年。余嘗徘徊其下。竊意先生殆古狂狷者流。既已不為世用矣。故放乎山川以自娛。已而過東門之墟。有堂巍然曰懷德祠。詢之則先生之墓也。先是郡城東南地多污萊。先生用形家言。建天妃宮於其方。鄉人德焉。以其餘材作室。肖先生之像而祀之。他如置學田以贍貧士。輸國庫以活飢人。掩骼施棺。誦糜授藥。父老至今能言之。相與咨嗟涕泗。過其下者輒流連不能去云。宋子曰。嗚呼。賢者之繫人家國。豈不重哉。昔者臧文仲歿。魯人哀之。子皮之死。子產歎其無與為善。先生抱經世之略。不獲用於當世。退而為惠於鄉。豈望後之人俎豆我哉。而夷攷盧龍自庚午被創以來。閭閻時闕。閱之家。今尚有存焉者乎。非若教之餒。則樂盈之敗。甚且有汙瀆其宮室者。而先生之子孫獨能保世滋大。蔚有令聞。不亦駸駸乎獻大夫之遺烈哉。且夫先生懸車之歲。在神宗之中年。上恬下熙。災變罕有。然而歲一不登。輒愴然憂之。今盧龍之可憂者。非一端而足也。士有蕩析之悲。祇有采菑之困。千金之家。有匄於市者矣。凡民之喪有葬而裸者矣。使先生而在。則必有蒿目傷心。發為救時之策。而惜也。九原不作。民罔依歸。官先生之里者。靡所資。故實而為政焉。傳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宜乎豚肩

免首。勞邦人之伏臘也。數祠之修。始於萬厯某年。順治某年。陳公宏業乃更葺之。從先生祀者。仲氏南軒公。季氏東軒公。從子觀察鵬。南公隱君發。西烈士開。西皆先生之子而賢。故并附焉。先生名某。字某。號西軒。父子兄弟各有傳。載韓氏家乘中。茲不具論。論鄉人之所以祀先生者。並以示其子孫俾世守焉。

耕德堂記

往歲丁亥。余與元昭同舉進士於禮部。握手京邸。如兄弟。歡越七年。予有分巡隴右之命。亡何而元昭以洮岷之節來。未至官也。上書乞骸骨。得報可。歸而葬其先府君於壽春。畧江吳祭酒為文以誌。今城南道傍有碑穹然。大書曰。贈國史院檢討鄧公者。府君墓也。祭酒文章妙天下。而於府君生平為特詳。考其行事。蓋隱君子之有德者。易簀之夕。呼元昭而語之曰。相者言汝後當貴。顧吾不及見也。小子勉之。他日礪一片石。刻吾姓名。而曰。贈某官某人之墓。則吾魂魄豈有恨哉。元昭泣而志之。不敢忘。今去府君之歿二十有六年。九原之言。庶乎其克踐矣。而元昭顧嘗忽忽不慍。痛恨於二人之不逮也。於是選良材。構夏屋。觚稜翼如。與華表相望。而命之曰。耕德之堂。堂成。奉牲以告。總小功以至袒免。皆集。既饗。餼餘多。歎息有泣下者。或曰。為屋於墓。非古也。元昭頓首曰。余小子安知禮。然旭也。天下之鮮民也。今以府君之賜。幸有

大丈夫七人。雖然。吾滋懼焉。懼夫大馬先朝露而孺子輩咸生長統緒。忘稼穡之艱。難以貽我府君憂。凡吾所以汲汲於斯者。蓋有取乎合漢之意。而吾子孫苟不至狂惑。未有不肅然而敬。穆然而思者。或游於藝。則思吾府君敦仁踐義。購詩書以貽後人之功。或行於野。則思吾府君陳修疆畝。手耨荼而口卒瘡之勞。然則斯堂也。雖在荒榛墟莽之間。猶吾寢室也。而府君有知。倘亦衣冠杖屨。使我愜然而如聞。儼然而若見者乎。宋子聞之。恤乎其悲焉。曰。有是哉。元昭之孝。加於人一等矣。昔王右軍誓墓之後。終其身不出朝廷。亦不復強微之。放乎山水。弋釣自娛。子孫衆多。游觀其閒。雖一味之甘。必相與分之。故其語親串曰。我卒當以樂死。嗟乎。右軍。幸早自決耳。曩使其濡迹永和之間。則足殷桓之黨。尚安得而有此樂哉。元昭身既隱矣。而又多男子。扁舟往來。多在八公三山洞庭虎阜間。故凡右軍所有者。無一不同。而乃憂深思遠。若有儼然不終日之慮。嗚呼。非仁人孝子而能之歟。夫古者堂成。則頌奚斯之於魯。僖是已。而其非其人也。則請為之歌。小宛焉。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又請為之歌蟋蟀焉。曰。職思其居。良士瞿瞿。於是元昭慨然再拜曰。子大夫愛我哉。旭之不敢晏安者。為府君之在此堂也。

愛山臺銘

天之生名山巨壑與其生美人名士無異也。必待夫懷奇好游之士愛慕而賞悅之。五嶽以外。其為名山巨壑多矣。然或生於窮陬下邑。而為高人曠士蠟屐之所不經。則亦辱於樵夫牧豎而已矣。孰從而愛之也哉。其或雅慕游觀。所至流連不置。而乏登高作賦之才。繪寫其空濛蒼翠巉巖成削之情狀。則雖朝登廬霍之巔。夕陟嵩高之岫。與盲人何殊焉。雖謂之愛不可也。士大夫官游於四方。如田夫之有畔然百里而遙。非公事。即無敢携樽鼎持襍祔。捨職事而恣宴游者。以故石梁羅浮峨嵋太白之奇。往往屬之山人衲子。而綰符節佩印綬者。終其身不一至焉。謝靈運之在水嘉。柳宗元之居柳州。窮搜遐覽。發為文章。咏歌遂使石門愚溪與天壤為不朽。斯亦篤愛之至者矣。然靈運之鑿山刊木。不勝其勞。而宗元身遭竄逐。復在蠻夷險遠之地。故其詩文多惓惓無聊之憂。憂且勞。何愛之有。吳興山水無不可愛。而城南之道場山。與太守衙齋相射也。署西北隅有臺焉。前太守以愛山名之。兵興以來。典郡者困於簿書。僅饌不知夫山之可愛也。馬通豕溷。幾與欄檻齋臺之不廢者僅耳。吳君蘭次始至。冀除而滌治之。自公退食。招致四方能文之士。登臺四顧。飲酒賦詩。相娛樂。而山之高下大小。與夫烟雲魚鳥之出沒。莫不粲然於吾前者。不下階席而游觀眺覽之美備焉。信乎山雖可愛。得人而益彰。而茲臺之遭尤足賀也。夫古邦伯之為政。

也。必居高明爽塏之地。將以察災祥。覽雲物焉。蓋境遇開則思慮清。思慮清則政事文章。胥於是乎出。然則君之慨然興復。而余之所以為茲臺賀者。其意固將有在。而不繫乎嬉遊宴樂之間也歟。乃為之銘曰。

臺之外。維山幽幽。舒者如屏。卧者如舟。載憑畫檻。一攬而周。臺之側。維木剋剋。君子至止。鵲鴉遁逃。梯而視之。有鵲來巢。風清月皎。我不敢康。慎爾話言。謹嚴機祥。條章出令。越罔不臧。蟹稻既登。風雨倏好。有君如此。實之孰盜。委蛇自公。式歌且嘯。式歌且嘯。匪樂之耽。歡慶維屢。不盈一觴。操觚狂筌。雪岫烟嵐。我作斯銘。陳於廡下。敢告來者。勿繫爾馬。

王和陽先生傳

王公諱調元。字燮甫。號和陽。其先晉人也。明洪武初。始祖孝通遷撫甯之深河里。七世皆力田。公父蓋唐公。始為儒。折節讀書。為諸生有聲。公生甫期而蓋唐公卒。母王孺人撫之。食貧措拄。無間風雨寒暑。歲時伏臘。抱兒以見於廟。且泣且祝曰。未亡人所不即從地下者。以貌諸孤在也。願安得見其任衣冠。以一盂麥飯。澆爾父冢上草乎。公為兒時。即嶄然露頭角。既稍長。痛其早孤。自傷不比於人。於是博極羣書。所學大就。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學使者奇愛之。使食餼焉。嘗讀書維摩方丈中。丙夜呖語。

雜錄魚兒頃聞朝齋暮鹽二十年如一日。萬曆戊午舉順天鄉薦。謁臺使劉公。涕泣再拜。臚王孺人守節撫孤狀以請。劉公為之惻然。疏上報可。敕有司旌表如儀。烏頭楔綽。大書於閭曰。故茂才王堯相妻王氏貞節之門。隣里嗟歎有泣者。皆曰王氏有子矣。卒未以母老乞署教職。乃除嵩縣學諭。做胡安定教士法。與諸生相切劘。黨人始知師弟子之禮。奴家奴有辱諸生於市者。公曰。士如此。我可去矣。勢家聞之。惶恐謝不謹乃已。其不畏強禦如此。甲戌陞山東臨朐知縣。太孺人就養於家。退食必告曰。今日聽斷幾何事。大人以為何如。太孺人稱善。乃敢就舍。齊俗令而好訟。猶有六博。踴鞠。關雞走狗之遺風。公一切以寬平簡易治之。吏不敢欺。民用大悅。時流寇犯河南。所過郡邑多破。朝廷用言者議。以修城垣。練鄉勇。儲倉廩。備器械。為守令嚴最。胸城故版築地。高無水。屢閉。鱗次附女牆而居者千餘家。令下之日。公曰。城堅不須築也。青州道朱公之裔。嚴檄切責。公曰。賊遠在二千里外。而使吾民婦子露處。是人必先自解也。雖有金湯之固。吾誰與守。朱公不得已。單騎來視。高墉屹屹。睥睨相望。而守禦之具。纖悉畢備。乃歎曰。公言是也。御史張公盛美。滕人也。上疏曰。臣邑雖小。而當河南之衝。賊渡黃河而北。暮可至城下也。誠欲為疆土計。臣愚以為宜選良吏。有文武才者。敕撫按推擇。更調以閒便。於是當事以公應詔。調知滕縣。先是。妖賊徐

鴻儒之亂。滕人死者無算。又其地隣曹濮。其人輕剽悍疾。多椎埋探丸之盜。奸吏舞文。與巨猾相表裏。為民害。公曰。是不可以臨胸治也。今嚴法密。有犯必誅。於是奸盜屏息。境內肅然。滄滕兩月。勾稽公帑。厥驛及積通之在民者六萬兩。太守王公國賓曰。公此舉良快。願吾方有水衡大農急通。姑借用而徐償。公可乎。公有難色。太守業銜之。會鄒嶧兩令缺。乃以公請攝篆。將以困之也。公言之撫軍曰。滕亂絲也。蚤夜爬梳。懼猶不理。今舍而之旁邑。譬猶家有積薪。而兩隣失火。主人自往救之。火未息而室先焚矣。夫一邑令何足惜。如疲邑之民何。撫軍韙之。戒公勿往。而檄太守再擇署者。於是太守積不平曰。此鞅鞅者難為下也。居亡何以。懸直論劾罷歸。公歸二年。而山東數被兵。州縣破者十六七。公率其四子及內外孫若而人。希謁鞠脰。為太孺人壽。曰。某以六尺孤。賴大人恩。勤拊育。至於今抱孫矣。適得乞骸骨歸田里。非大人之賜不及此。太孺人喜為舉一觴。已而以病卒。公哀毀逾制。充充如不欲生。喪葬畢。語所親曰。使吾不以得罪上官斥。安能視慈母之含襚乎。適知忌者之言。適所以成吾志也。公家食三十年。足未嘗一履公庭。邑宰到門。多以病辭。故人在選部者。數以書招之。且屬臺使者起之。公笑而謝之曰。乃欲以我為熱中散耶。李廉張君啟源與公為一人之交。以其季女為公子運恆婦。既委禽矣。而張君早世。庚午。濰州城陷。女

國朝文匯

卷六

八

國學扶輪社印

在兵間。公贖以金帛。而為運恒娶焉。或以為言。公曰。吾豈以死生患難負我良友哉。季子運明妻詹氏。父世烈判禹州。而客死。公為歸其旅櫬。而養其寡妻。誠季子以母事之。凡此皆人所難能者。而公顧毅然為之。雖前史所載范巨卿之與張劭。何以加焉。甲辰五月。寢疾彌留。諸子侍側。第以奉謹敦睦。勿忘祖考之艱難為言。卒之日。親黨咸弔。莫不流涕歎息而去。公生於萬曆庚辰某月某日。卒於康熙甲辰某月某日。享年八十有五。少宰石公申儀部郎余公一元。嘗表誌其墓矣。以故子孫世系多不載。為著其大者如此。

宋琬曰。余家青齊之間。驅車而過駢邑之墟。其父老多言王公之高宰。誠長者也。後余持節右北平。嘗一再造其廬。王公輒謝不見。然知其為篤行君子也。及聞張孝廉之事。不以生死盛衰易心。何其深於義耶。夫燕趙古多悲歌慷慨之士。而不少概見。何哉。若王公者。斯無愧焉。嗚呼。徒循吏也哉。

震澤董公墓誌銘

先君子生平無妄交。所兄事者二人焉。一為高公縣圃。一為震澤董先生。而先生之配孫孺人。與余母恭人。兄弟也。兩先生之材略相等。其於詩歌尤最工。當是時。海內之言詩者。非濟南弇州則不道。而兩先生者。獨奮然思有以易之。今讀其詩。一何閎

深涵肆浩浩乎開元大厯以還也。迨其後高公以遼事陷刑辟而先生亦困頓偃蹇十不得志於有司。其罷廣文歸也。頽然窮且老矣。顧獨吟咏不輟。余嘗一過其漳村。竟日修篁灌木蕭然如五柳莊。先生琴歌自如。無充絃之色。方欲與之盱衡數椹。究風雅出入之變。而先生竟坐窮愁悵鬱。間闕客死矣。嗚呼。士之窮也。而後詬厲滋多。不知者吾無論已。即或覽其遺文。有為之嗟傷歎息。亦無不曰。是其好在詩。是安得不窮且死也。此固古今所通慨。要亦無足深辨。然高公非下獄則必無中散悲憤之作。而先生非騎驢出塞。覽居庸。歷琴峽。寄一甌於悲砧荒磧間。則亦必無羈愁牢落慷慨壯激之音。如今日之確可傳也。待窮者而後工。斯言豈不諒哉。先生於書無不讀。其為文章亦非一體。綺麗則庾子山。愷切洞達則陸敬輿。歷落嶮崎之致。大類襄陽孟六。故其所遭遇輒軻亦略同。而深情至性。則古人有所不逮。先君子嘗稱其事母孝。及所曾報其舅氏讐事以為難。而余母恭人之來歸也。外大母戒之曰。若欲事而姑。盍視爾董氏姊。蓋先生之母王太君。以其善之操。鞠先生於襁褓。而先生家徒四壁。孺人力貧支僦。求所以宴娛太君者無不至。故先生得博綜墳典。試輒冠其曹。而太君亦每飯必祝曰。我死則必請於帝。願天生孝嬪以報汝。其後數十年。而有左氏割股一事。語在孝媳錄中。嗚呼。此與唐氏之姑。求報其嬪於來世者。何以異。即先

生從保安歸粥廬舍實不餘一錢孺人推布窮村卒無嗟嘆怨幾微見於顏面可謂賢已先生豐眉潤目望而知為長者少懷奇氣有大略雖老未嘗少衰壬申之變先生徒步走京師欲上書求救會事平為婺源訓導婺源考亭湯沐地先生取其畫日與諸生相研討聞復教以戚將軍兵法所口授指畫皆頗具要領於是上官始知先生有文武材方欲薦之於朝未幾還德平教諭行又未幾以保安學正致仕歸矣蓋先生之窮如此猶有從而擠之者以故白頭老死終無一遇而世之知先生者亦復甚少知其命之衰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知其學之適足以窮而不知其德之足以垂於後此蓋先君子所痛惜而余小子讀其文哀其志不能不為之深嘆而扼擊也嗚呼悲夫先生諱應雷字如水號震澤所著詩文若干卷曰東臯子集藏於家以其晚而隱於邑之東偏故自號東臯居士云其先廣川子之裔也宣和中占有籍於海上者至三公而姓始著又五傳生恭恭生麟任平涼府推官麟弟珍生大儒大儒生景明景明生永貞邑庠生是為先生父端趙博學為孝廉王公一川所器因以女妻之生先生五歲而寡拊摩教誨凡四十餘年天子為表其閭云先生初娶趙孺人七月卒葬久矣繼室以孫孺人後先生一歲卒以萬曆丁丑二月初七日生崇禎辛巳十二月初二日卒享年六十有五孺人以萬曆壬午四月十八日生崇禎壬午七

月初十日卒。享年六十有一。子二。長震生。次震起。今以崇禎甲申正月三十日葬先生於寨口之新阡。而以兩孺人附。先生二子與余善。謂余曰。先人最愛子文。銘其幽者。莫如子宜。余頓首謝不敏。二子曰。是亦爾先君之志也。烏可辭。乃為之銘曰。彼蘭之幽兮。何如淡之修也。彼路之糾兮。胡不改厥輶也。指白日之悠悠兮。吾將以為尤也。有坎而泉。若載一舟。吾父母如可同游兮。庶以解其憂也。

陸際明先生墓誌銘

吾友南昌王于一。為余言武陵陸際明先生者。湖野之隱君子也。其人規言矩行事。父最孝。母歿。手寫金剛普門諸經。廣輯感應篇二卷。董文敏宗伯陳仲醇徵君序而傳之。海內稱為陸孝子書。倣范文正公為宗社以教族子。冠娶妻必以告。又嘗瘞其不克葬者五人。臺使者高其義。咸枉車騎訪之。姚進士奇允幼同研席。願以女為先生仲子婦。未幾。殉嶺南之難。盡室殲焉。先生具要經哭諸寢門之外。歲時伏臘。必招魂以祭。余為作生傳。蓋感稱此數事。以為難能。吾子倘欲見之。殆未可以禮法絀。若皇甫規之於趙壹。斯可矣。予愧未能即用其言。然過其廬。未嘗不式也。是年冬。于一疽發於頂。喘喘然將死。挈一小艇。訣余於塘栖曰。余不幸遭罹虐疾。而吾子且有家禍。命也。奈何。然吾死則委骨於陸氏。子如不諱。亦有如斯人可託。七尺者乎。因相對

哽咽不能一語而別。甫食頃。纓騎驟至。予倉皇就逮。不復知于一消息。今年春。再過錢塘。則于一已前死者四年。貌諸孤偕一蒼頭。載其棺歸江西。問誰為經紀其喪。則先生實主之。嗚呼。交道之廢也久矣。平居盃酒相誓約。人人自以為管鮑。一旦臨利害。殊死生。則棄捐畏避。如鳥獸之不相顧恤。當予陷身牢獄時。行坐惘惘。指畫僕。無可收骸骨者。今先生於于一誠厚矣。然于一之能篤信先生於彌留之際者。豈非以姚君一事卜之耶。予嘗屢履到門。先生終不一見。顧獨令其子進。數過從湖上。相與抗論。今昔究極於風雅出入之變。畫手謝文侯。以傳神妙天下。繪先生像。毛髮生動。青養簪笠。手把長竿。名花異卉。充牣舴舺舟中。題其額曰載花船。不知者疑其為古人也。五月甲辰。先生病且革。顧進等視類洮。無甚憐之色。勸獎孝友。嚴肅如平時。前一日。袖子心融來別。猶從枕上舉宗義十餘條相問詢。援筆為詩。稱佛號而逝。嗚呼。先生於生死去來之間。何其定數。蓋自雲棲大師。以書生為釋門總持。一時西陵耆父如嚴印持。王季和。諸先輩。莫不曉暢宗風。互相參訂。先生抱才不遇。學使者辟為越州教授。非其志也。山巔水涯。晚而自放。與所游者。惟處士徐野君。雪厂道人。余體厓道士。餘人罕覩其面。烟波上下。裙履蕭閒。見以為古狂狷者流。乃於大事因緣。如估客之於逆旅。有非常家老宿。所能臻其朗悟者。然余所以銘先生者。不服引周容。

許詢之遺事而獨於其不欺死友皎然霜雪之際三致意焉其亦重有所感也歟悲夫

銘曰孤臣血化炎洲水精衛銜哀天柱圯田裔如綫詰人起鹽車負輓騏驎死放情山水良有以嗟子桑戶返於始樹以君遷暨文梓式殺似之有爾子九原之內斯瞑矣

太平仁義之效論

侯方域

人主欲以三代之治治其民。莫貴乎其斷也。以斷行之。猶恐以小人之言聞之。況乎以不斷行者乎。人臣之進說於其君者。有以王者之治相期者矣。有以霸者之治相期者矣。有以刑名法術之治相期者矣。是三者。其言不同。其人亦異。其將來成功亦大懸殊。雖人主慎終惟初。未可逆知。而要其大端。決於聽計之始。何也。其所以排之者力。而所以審之者定也。未有用刑名法術之說。而治能幾希於霸者也。未有用雜霸之說。而治能幾希於王者也。五帝三王。其治尚矣。三王之世。去五帝已遠。商周征誅之世。去夏王之揖遜已遠。而三王之心。固曰。吾終不以世之代降。而治遂不若五帝也。而商周之主之心。亦曰。吾終不以征誅之世代降。而治遂不如揖遜也。故帝王之治。無百年而不變者法也。雖千世而不易者道也。道莫大於仁義。自堯舜二帝。以至於三代以來。未始更也。秦欲以一國而併天下。則須強兵。欲強兵。則須用刑名法術之學。併民力於一。而李斯韓非之徒起。仁義乃蕩然於天下。卒之秦滅六國而亦旋亡。猶病熱陽狂之人。惡其疾而以毒寒攻之。疾去而元氣亦蕭索矣。漢承秦後。高帝草創。文景敦崇黃老。孝武好大喜功。所云雜霸者。非耶。宣帝於察刻核。自以為漢家制度。議者推原西京之衰。實基於此。惟光武有人君之量。而躬親吏事。失其綱要。

浸淫至於魏晉六朝。益不足言矣。嗚呼。相傳千百年。仁義之說。不明而欲致太平之效。猶適越而北。其輟吾見其惑也。宋儒曰。貞觀之治。庶幾三代。吾嘗考太宗之治天下也。粟米狼戾。囹圄空虛。夜戶不閉。人行萬里。不持寸兵。可謂太平矣。而太宗歸之魏徵。勸行仁義之效。且曰。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夫德彝之言。便給可聽。魏徵所陳。近於迂緩。其能不以彼易此者。良由太宗所以排之者力。而所以審之者定也。鄭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如此而不效者。未之有也。故太宗之治天下也。亦惟專其人而已矣。亦惟一其政而已矣。亦惟貞其恆而已矣。若是者。所謂斷也。彼所謂兼採其說而徐觀其成者。皆謬也。後之人主之為治也。入與賢者謀之。出與不肖者議之。是與愚者議智也。其始也不斷於心。及其行之無效。則曰。古道之不可治。今之世也。如此。不究己之不斷。反以疑王道之必不可行。自以為求治。而不知適所以亂治也。自以為求言。而不知多言之焚聽也。是二者皆非也。雖欲求效。其將能耶。宋儒曰。貞觀之治。庶幾三代。然開雕麟趾之意。安在。是太宗猶非能躬行仁義者也。而仁義之效。彰彰如是。況乎其本之修身齊家者也。嗚呼。後之人士。其亦審擇所尚哉。

人主者威勢之所積也。勢借則不威。嗚呼。惟其過威勢之所以下借也。蓋天下之患無窮。人主以大度應之。則無不安。苟其不能無疑。而慮人之欺已。則必思所以防之。防之而所患不必起於所防也。防之人足以為患矣。故天下之患每起於所忌。而成於所忽也。古聖人濶略坦易。不矜威嚴之名。其大小臣工得以朝夕相見。故天下之情偽莫不悉知。而萬里之禍無從而發。即肘腋近習之間。亦不借權以自豎。今天子手除凶豎。明見萬里矣。然竊以為未皇目睫也。其事在於用宦官。夫宦官日奔走於人主之前。伺其喜怒。而乘意竊發。出則颺言於眾曰。是主上之所欲為也。天下信之。則其令行而不可止。苟其違而不行。又為從而實其非乎。昔西山之狐往見南山之虎曰。子跋涉林薄之間。日一得食。何其憊也。誠能假我以皮毛。與牙爪。子安坐山嶠之中。而飲食不乏。虎信之。眾獸見狐而反走。生死之惟命。夫豈畏一狐哉。見其皮毛與牙爪。或疑真虎之所為也。今人主之威不啻虎也。上下隔絕。不啻山嶠之深也。而宦官之邪媚煽惑。甚似於狐。假人主之聲名。以為皮毛。借人主之威權。以為牙爪。天下焉得不畏之哉。夫眾獸所以畏狐者。不得見虎也。天下所以畏宦官者。不能見天子也。故今日之患在於朝廷之體過尊。大臣天子之股肱也。而週歲不得一見。偶有召命。則拜跪唯諾。山呼而退。不得一言。彼幸佞之人。方且飲食卧起。不離於側。天子

又獎其忠勤嘉其才志使出入邊廷之間拱揖部曹之上皆尊以監視之名彼作威作福一加以是非則天子必信信且必行外庭有疏其罪者不惟不從又加罪焉嗚呼公卿之賢者務為相安無事之說惟恐激其怒其不肖者又貪權固位而陰與相比偶有小臣言之則又以為瀆聒而莫之省憂也廟堂果何自而悟哉夫是以其勢益盛古者寺人領之太宰西漢之初宰相猶得以制之雖鄧通之寵申屠嘉能撓之使叩頭流血今也外臣不敢與聞內事而中貴苛刻暴橫民間私語皆採以上聞交接往來稍有涉於朝臣者羅織株連必中傷之而後已其身之賢否則惟司禮監得以議之夫耳目所聞見內侍之斥外臣者月常四五而大璫之考核其屬窮歲不得一也豈內臣皆賢而外吏皆不肖哉秦漢以來千有餘年矣其不為惡者呂彊張承業數人耳大逆奇凶則不計其數以是知不肖多而其黨相與朋比為姦也譬之盜賊為害使官兵討之理也今乃以官兵為不足任歸其渠魁使自為治則同惡共濟耳何益之有哉故天子誠能法周官西漢之制勿偏任宦官而曲防朝臣且即以宦官之所以制朝臣者使朝臣得以制宦官則善矣昔太祖之制內侍數人給灑掃而已不使識字也故迄於宣宗不受其禍浸假而有王振之事又有汪直之事至劉瑾而極凶豎親忠賢而橫矣天子手自誅鋤熟知其惡豈不戒前車之轍與蓋輕其

為廝役薰刑之餘。以為其惡不能為。姑使察天下之情偽。一旦得罪。雖勢如凶豎。而我能力除之。無難也。竊以為不然。夫人見虎則卹然。亥閉門而拒之。惟恐不速。見鼠則恬不為怪。究之墮垣穴牆。不出於虎而出於鼠者。豈鼠之力有加於虎哉。患成於所忽。而卒然難防也。故天下常有不測之事。齊桓公九合諸侯。強如晉楚。奉命恐後。而其後一豎刁敗之。有餘。秦始皇滅六國。并四海。威力所加。天下不敢仰視。自以為一世之雄。海內莫為予毒也。而不知趙高弄之。如木偶也。嗟乎。二君豈非絕世之英主哉。故小察不足以為明。而耳目宜廣。不在防人之欺己。而在乎使人樂盡其誠。今天子任宦官。以為朝臣不足用也。夫朝臣雖不肖。然而其人親詩書。習禮義。知身家之難安。則憚於為惡。惜身名之易敗。則勉於為善。彼宦官不過廝役薰刑之餘耳。無廉恥以養其性。無妻子以係其心。事之未敗。則誦誦然自以為得。而曾不顧惜其後。彼自視其身輕如腐鼠。而謂其重人國家之事哉。夫漢之常侍。唐之中尉。何常不剪除於操溫之手。然而國運隨之以亡。夫萬鑑之鑒。徇一破瓦。愚夫不取也。且凶豎之事。恃聖天子在。則不足憂耳。苟或不然。不知國家何以處之也。故曰天下事未必然者。易制已成者難圖。弊釀於庸主。易反而偏中於英主者。難回也。

太子丹論

天下有繩墨之論而挫英雄志士之氣者。如以荆軻為盜是也。況乎狃於成敗之形而不察於確然之數。以忠臣孝子不得已之苦心苦行。不痛惜其不幸。而反以為罪。則何以為後之國家者處難嚴法也。昔者燕太子丹遣荆軻入秦刺始皇。不中。秦人來伐。王喜斬丹頭以獻於秦。國竟以滅。宋儒曰。丹有罪焉。故書斬。嗚呼。丹之心事。可以告之皇天后土而無憾矣。其死也將下見其始祖召公奭於九原。即引而進之。周之先文王武王之側。亦豈有慙色哉。本意欲殺敵。不遂則死。已決絕於易水送軻之日矣。其書斬者。固其所笑而不受也。然且何以罪丹乎。曰。召釁也。刺亦亡。不刺亦亡。三尺童子能辨之矣。即云幸而苟延焉。乃蜉蝣之朝夕也。尚不得為螻蛄之晦朔也。有兩人行而遇虎者。其人惶恐拜跪而乞哀以死。其一大呼奮臂。鬪不勝而死。而論者顧以乞哀為智。以大呼奮臂為狂。佻而撓虎之怒。則何其愚且謬也。且太子丹之遣軻也。或籌之熟矣。秦之橫行而不可禦。乃天下驚魂震魄。自懾伏於秦。非秦果能制天下也。斬竿一呼。而天下瓦解。相去幾時。秦既無德以入人。而其勢又非蟠結而不可動。設一旦其萬乘之君。立死於匹夫之手。國有不內亂乎。天下豪傑。因以知其不足畏。而太子丹者。且收合六國之餘燼。以西向而前。吾恐嬴氏之亡。不待沛公之入關矣。其以洩暴秦之威。而倡天下之義。莫此一擊若也。他日張良之椎。蓋猶踵荆

軻之劍而為之者也。其不能成則天也。故荆軻之與聶政不可同日語也。宋人有見於戰國之勢。聖人之道不明。先王之法不立。其公子養客而俠士輕生。故一切以儒者之論繩之。惡聶政之以私害公。而并及之於軻。惡原嘗春申之屬。而并及於太子丹。譬如有醫之於藥者。不察其人之何病。而概以烏附為不可用。且以寬和之劑養其腸胃。又安能起久痼而生之乎。且天下固多散緩肥重以死者。何必其暴蹶也。宋之亡也。秦檜湯思退之流。日以挑釁之說。挾持殺戮天下之謀臣戰將。始終以講和誤其國。僅有一大儒如考亭者。猶所見之如此。亦何怪乎三百年間多議論而少成功哉。然則軻可為忠臣。丹可為孝子乎。曰。由今日論之。軻可為忠臣矣。而要之其人則英雄而感恩者也。設其遇嚴仲子。未必不為之用也。若太子丹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豎人臧說

豎人臧者。吾兄授以乳羊七。臧受而牧之。二年矣。羊未之增也。吾兄怒而責之曰。吾羊之牧於他所者。歲兩乳焉。其所乳者又乳焉。而汝之畜獨不繁。臧俛首無以對。吁。臧可賞也。天下有以不亡為存者。臧殆是也。牧二歲而猶七其羊。臧可謂能守其故者矣。天下之業。苟今以受之。昔後以受之。今日傳而日守其故。土不必其能廣。人不

必其能眾也。無失先王之舊封。雖世強焉可也。無失先王之舊民。雖世富焉可也。天下之闢疆而疆以墾料民而民以減者。是殆臧之所不為也。且吾兄亦知夫乳羊者乎。吾鄰翁者嘗有羊焉。而命人牧之。其人既報之以繁息之數。乃立豎而受犢。已而謂羊之牧於野者。摘田而害稼也。乃置園而牧之。已而又謂羊之居園中者。產繁而氣瘠。羊多以死。大約終一歲增不能數羊。而授廩有餼。補牢有費。所謂建置沿革。若中條理者。又一歲而數開。白其說。翁猝聞其繁息之數。而喜不及詳。準羊而授牛焉。牛實瘠死。又準羊而授雞與豚焉。受耕之戶。惡其瑣細而弗堪也。蕪田而去之。嗚呼。翁始貪貪而惑。既惑益不知所悔。皆乳羊之利。誤之也。故天下往往徇小利之虛名。而卒之勞費紛擾。得遂不償所失者。臧乎臧乎。吾知免矣。人各有能有不能。善用人者。貴審其能與不能。若此者。不言利以欺其主。甯辭功而受過。乃臧之所能也。不可不察也。吾兄曰。爾之言近似。然吾羊則實有牧而乳者。又若之何。嗚呼。天下之地廣於先人。加於舊。受業而守之。而或以創開而昌大者。君子豈不謂賢焉。然而不可必也。若夫漢武帝。猶其得焉者也。後將有掩敗以為功。飾虛以為實者。李宓王成之屬。雖知而誅之。亦何益矣。故天下之亡其羊者多矣。臧殆以不亡為存者也。侯子曰。利之所不興者。害之所不伏也。臧之功不可見。然天下必見功而治者。又何其幾矣。耶。

與任王谷論文書

僕少年溺於聲伎。未嘗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不能發明古人之旨。然其大略亦頗聞之矣。大約秦以前之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非可以文論也。其他如老韓諸子。左傳。戰國策。國語。皆斂氣於骨者也。漢以後之文。若史。若漢。若八家。最擅其勝。皆運骨於氣者也。斂氣於骨者。如秦華三峰。直與天接。層嵐危磴。非仙靈變化。未易攀陟。尋步計里。必蹶其趾。姑舉明文。如李夢陽者。亦所謂蹶其趾者也。運骨於氣者。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煙嶼星島。往往可自成一都會。即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柁覘星。立意不亂。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此韓歐諸子所以獨差我於中流也。六朝選體之文。最不可恃。士雖多而將寡。或進或止。不按部位。譬如用兵者。調遣旗幟聲援。但須知此中尚有小小行陣。還相照應。未必全無益。至於推鋒陷敵。必更有牙隊健兒。銜枚而前。若徒恃此。鮮有不敗。今之為文解此者。罕矣。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漢而趨先秦。則是不復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飛舉。豈不怪哉。頃見足下所為杜周張湯諸論。奇確圓暢。若有餘力。僕目中所僅見。彈思著述。必當成名。然亦少有說。覺引天道報施。湯周處稍涉亂。總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細大。皆可驅遣。當其間漫漶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娓娓。使讀者見

其關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有不過數語發揮。使須控馭歸於含蘊。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矣。譬如渴虹飲水。霜隼搏空。瞥然一見。瞬息滅沒。神力變態。轉更天矯。足下以為何如。僕十五歲時。學為文。金沙蔣黃門鳴玉。方為孝廉。有盛名。母見必稱佳。僕竊自喜。又得同學吳君伯喬。日來逼索。盡日且酬和數首。以此得不廢。然皆從嬉遊之餘。縱筆出之。以博稱譽。寒詆讓。間有合作。亦不過春花爛漫。柔脆飄揚。轉目便蕭索可憐。近得賈君開宗。徐君作肅。共相磋磨。乃覺文章有分毫進益。賈精於論。徐老於法。二君嘗言此係何等事。君不悵淡經營。便輕率命筆。僕佩其言不敢忘。足下當行文快意時。每一回思之。必當此言之不謬也。

送何子歸金陵序

龍眠何子之歸金陵也。道出雪苑。其友人賈子徐子宋子。送之以詩。而推方城為之序。余之見於天下興亡盛衰之故。友朋生死聚散之感。既已多矣。又嘗與何子少同學。中同患難。今又幸存。而兩相遇。其可以無言哉。余與何子之寓金陵也。歲在己卯。中原秦晉之間。雖有盜賊之警。而江南太平富庶。朝廷之上。雖門戶角立。漸有黨錮之禍。而其公卿之賢而愛名者。皆願求天下清流之士。引以自助。天下之士亦莫不砥厲節行。唱和聲氣。相聚於曲巷舊京之地。以文學為藝。而修同人之業。即以龍眠

雪苑之一邑論之。其首事者。咸有數人。推之天下。咸可知矣。是時余與何子方少年。意氣甚銳。又習見天下無事。以為海內同志之士。或出或處。可以歲月相見。雖離別歸其鄉土。必不至遂契濶阻絕。故余之自金陵歸雪苑。同人雖聯舟載酒餞送。秦淮之曲。而賦詩言志。往往各有期許。壯以遠從容以愉。未嘗有促促靡騁之思。悵悵可憐之狀也。其後三年壬午。而雪苑為李自成所破。向之首事者。若徐子作霖。吳子伯喬。伯允。皆罵賊而死。余至金陵。求所謂龍眠之數人者。亦且有見有不見矣。又二年。為甲申。宏光帝立。大興黨人獄。何子依楚鮑。余竄揚州。僅而免。會天下鼎革。同人或散或死。無一存者。余再至金陵。嘗晨起跨一蹇驢。訪問故舊。盡日而歸。則巷聲止於廢寺。并何子亦不可得見。嗚呼。當余之歸雪苑也。使知吾同人飄忽湮沒。至於如此。必且顧焉踟躕。願立斯須。同人亦必且牽袂引觴。耳熱仰天。賦公無渡河。豈肯以千里之別為偶然也。夫余之別諸子於積安之時。又以同人如此之盛。而轉盼再見之難。十不獲一。況於龍蛇初定。流血未乾之日耶。又況於友朋寥落。皆其死散之後。而幸存者耶。又況余與何子友朋生死之遭。更有出於此外者耶。何子有管樂才。宜出為世用。然十年以來。猶以布衣奔走周道。此其故何歟。吾友龍眠方以智者。崇禎中嘗仕簡討。亦與何子首事之人也。今聞於高坐寺為僧。何子歸。試以語之。

戴黃門詩序

司徒公嘗語小子曰。昔者自烏程相而明之亂。兆自武陵相而明之亡決矣。然烏程猶有言之者。浸至武陵為積威所劫。拾補幾空無人。僅有一詞臣引大義而早見其不可用力爭於廷者。戴黃門也。小子志之。然黃門先生雖言之。而天子不能用。明遂展轉卒以亡。先生乃歸卧陽羨。築陶庵而居之。自此不復與世人相見。時時胸中有所不能忘者。則一寓之於詩。壬辰。小子來陽羨。司徒公又進而命之曰。吾向所謂黃門先生在陶庵。汝必三往叩之。至則先生引見。授以詩。使讀而命為序。嗚呼。小子不隨侍司徒公於青門。幾以所著書達北闕。正所謂世人也。先生顧不以世人命之。小子幸矣。乃再拜而序之曰。先生詩名陶庵者。以彭澤自況也。先生果終焉不出。豈愧彭澤。而時有難易。則先生尤甚焉。其為詩諸體。皆崛強而森嚴。澎湃而奇肆。不屑屑步趨彭澤。若謂之擬陶。非知此詩者也。昔杜少陵生李唐肅代之間。開闢氣祿。曾無虛日。而避蜀逃秦。能以忠義自持。一飯一吟。不忘君父。故其詩多憂憤之思。雄鬱之氣。亘古彌今。卓然不朽。其黃門先生之謂乎。夫人未有胸中怛怛。而發之於言。磊落而光明者。此陶庵集之所以傳也。小子歸而述之。司徒公試拄杖而登南園之小三峯。坐於清壑之巔。南望蓬蓬然。若有白雲起其下者。殆陶庵之吟處耶。

陳其年詩序

陳其年有著述材。尤工詩。住余居梁園去義興千餘里。其年再以書來。屬余為論序。余報之曰。風雅之道。於今絕矣。得子誠未易。此非可卒卒筆墨盡也。行當渡江為吾子言之。後三年而余至。其年之詩已成數百篇。典則高華。風致特勝。余數絕。謂其年子知明詩之所以盛與所以衰乎。當其盛也。北地信陽為之宗。而瑯邪歷下之輩。相與鼓吹而羽翼之。夫人之所知也。其衰也。則公安竟陵無所逃罪。吳趨諸君。即數十年來更變迭出。而猶存蓬艾之間。余家中原。稍稍解此者。蓋中原風氣樸遯。人多逡巡。不敢為詩。惟其不為詩。詩之所以存也。其年乃獨於揚波導沸之中。傑然以古作者自命。豈不異哉。住雲間有陳黃門李舍人。皆起榛蕪。以才情橫絕一世。得其年而三。然則風雅之道。又未嘗不在吳趨也。丁丑余與黃門論詩燕邸。己卯與舍人論詩金陵。自以為盡意無復遺恨。由今思之。歎有不得起二君於九原者。幸其年獨在。是天以鼓吹羽翼之功私其年也。夫詩之為道。格調欲雄放。意思欲含蓄。神韻欲閒遠。骨采欲蒼堅。波瀾欲頓挫。境界欲如深山大澤。章法欲清空。一氣杜少陵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不讀萬卷。豈易言清。不破萬卷。豈易言空哉。侯子言未畢。其年改容起曰。二公固讀萬卷者也。然則吾子所謂歎不得起之於九原者。吾知之矣。吾知

之矣。因憶余與二君談時。秋浦吳次尾在坐。默不語。心甚怪之。次尾雅能詩。其年為收藏其道集。急取讀一過。乃知次尾詩與二君雖立有得失。而了了見大意。顧蚤於余者十年。此昔所以默不語也。余與其年別八載。而良友如三君者皆已死。其年幸各為識之。以續八哀。夫少陵一集。而古今天下之治亂興亡。離合存沒。莫不畢具。豈僅僅一詠一吟。足以盡風雅也。嗚呼。非其年其又誰知之。

陳將軍二鶴記

沙隨李氏有二鶴焉。泰之有年矣。李氏宦於湖湘之間。盡載其室帑與其財貨器幣以行。而遺鶴陳將軍者聞之而歎曰。鶴之不遇也。有如此夫。願謂其門下客有能知鶴者乎。其偕之以來。既而曰。是黠鶴也。吾尤李氏而黠焉。其庸愈乎。乃遣使者唁之。而告以其所以待鶴者。明日而使者返。又明日而鶴至。至則館於其堂之廡。召匠氏新其宇焉。而命執事者致饋。必專必潔。是日也。考鐘伐鼓。陳清商之樂。大譙其客於堂上。享其士於堂下。曰。吾以慶夫鶴也。酒方酣。其從事劉子曰。昔燕昭王築黃金之臺以好馬也。而馬果畢至。今公之所以延鶴者至矣。將華亭之大姓。遼東之貴族。吾且見其引領接翼而至也。雖然。公帥臣也。職在選錄。而養士以佐天子。開疆土。除暴亂。不宜以山林隱逸之事自近。若移其所以養鶴者養士。庶吾軍其振乎。侯子曰。甚。

哉子之關於養士也夫鶴者天下清虛之物也寡欲而省費故可以高人隱士之禮致也世之戰士皆曉雄勁悍之徒變多而臨刃目不瞬而色喜吾一旦欲得其力而效之於死是必閒居則美妻妾厭粱肉六博有飲仰天而歌嗚嗚食以有餘之財而作其感恩之氣然後報其主而不叛吾未見其可以虛數致也故子之帥以其求鶴者求士士未嘗不至若遂以其養鶴者養士吾恐士之閒風而來者將掉臂而去也甚哉子之關於養士也將軍大悅避席再拜曰敬受教微公之言吾幾失士矣顧謂二鶴舞而侑觴因相與劇飲皆大醉堂下之士有泣者

管夫人畫竹記

曹州余尉出畫竹一軸以示余曰此元管夫人所作也出自大内明亡後避燕市而得之嗚呼余聞書畫之在大内也中貴人掌之玉其櫝而金其緘而猶誌之以別重曰祕閣之寶今出自天子之宮而入尉之手廢興之故可以感矣然方其在大内也雖玉櫝而金緘而天子倦萬幾或終歲不觀暇則妒寵工媚者各趨而前書畫不能以其落莫爭也雖中貴人掌之而彼日徒營為酒食醉飽則鬪雞馴獍亦不知觀而天下之文雅鑒賞者固雖欲觀之而祕閣禁嚴不能到也是終無由見知於世也方且真偽雜而美惡溷不過榮其外而已尉乃鑒之別之愛之重之與天下之有識者

更拂拭而贊歎之。故天下之物不必榮於天子之宮而絀於尉之手者。嗚呼。遇合之道。誠難與俗人言也。尉又云。今太保宋公嘗見而欲得之。詭辭以歲久剝落。將入吳中求國工裝之以獻。時尉方求補官。舍於太保之館。因遂逡巡以去。其後數見太保。輒問曰。畫固在乎。曾求國工治裝乎。言之而笑。尉終不獻。太保亦不更索也。嗚呼。尉誠高矣。若太保者。不具論。倘亦所謂不貪為寶者乎。余嘗觀之。其絹細密有堅致。非近世所能為。竹滿瀨神韻。旁有石厯落而遠。其為管夫人作無疑。管夫人者。趙文敏之妻也。文敏以宋宗姓。仕元為顯官。今所傳者翰墨滿天下。豈當時矜重而求索不獲辭耶。抑文敏夫婦。借以寫其彼黍離離之感耶。何其有閒情而為此也。然當時仕之以顯官。矜重其翰墨。而卒使之消遺於藝事。不憂不戚。夫婦偕老。嗚呼。當時之所以待勝國者厚矣。凡此皆其可記者也。余因為之記。

吳伯喬伯允傳

吳伯喬者。少貧。育於舅劉格。格長者。嘗舉本廩家。饒於財。數推與伯喬千金。以此得讀書。交遊天下賢豪。伯喬淹通古今。高自稱許。夷然不屑也。弟伯允。少喬八歲。而讀書與喬等。郡人劉瀚。格之族父也。嘗聞格言。二子當富貴。乃以其孫女妻伯允。而盡以其財產贈之。伯允之妻亦賢。輒出私財佐酒食費。而勸允從伯氏學。允早舉明經。

為鄉進士。而伯喬淹塞後丙子。伯喬乃舉本廉允亦迄不第。伯喬為人沈練英博。慷慨負大志。論者以其出處在郭泰皇甫規之間。為文章原本經術。歸於大雅。當簡忽其時人。人以此憚焉。其實憚才好。獎引文士。見人有一言善者。未嘗忘也。伯允風流文雅。美鬚眉。善書。生平事喬如父。其學亦皆喬教之。惟為詩稍輕。不及喬。其餘制作溫溫。悉中矩度。皆不及用。以城破死。而其父年七十餘。兩目皆盲。願獨在賊去後。伯喬婦程氏嘗使人偽為喬允狀。立於父前。輒以手摩之而喜。既乃審其妄。坐土坑上。搏膺而呼曰。喬允皆何往乎。老人安歸乎。哭大痛而無淚。不絕聲三日。亦以死。程氏自乞木為棺而葬之。後其家求喬允之死處。卒不得。而賈開宗曰。有孔尚達者。喬之同年生也。嘗從聞賊見伯喬死時。以目視尚達。不語其色。不撓。而程山人自云。城破時。見兩賊以伯允為官。繫而牽之。伯允抗聲言。奴乃以我為官。我即非官。豈從汝賊耶。二賊更嬉笑諧謔。以驅之去。噫。可哀也。喬字讓伯。允字延仲。後皆與徐作霖同贈官。

徐作霖張渭傳

徐作霖者。有雋才。少不得志於有司。以入貲為諸生。張渭曰。朝廷歲一大縣。補生徒百人。小者亦四五十人。每歲取天下之士。且逾萬數。而作霖以貲入。豈不異哉。張渭

者。慕徐渭之為人。因名渭。自謂狂生。人亦狂之。使酒難近。獨推作霖。作霖短小精悍。高辭盛氣。遇人皆以奴畜之。顧謂渭善也。渭頰繞其面。髮毵毵然。又騎馬折其左臂。常踈曲類世之兒童戲繪。以為冥官像者。短舌無正音。醉後談天下事。則袞袞不倦。為文敏妙。日成十餘篇。作霖好學深思。常偃仰卧竟日。或草創後復毀之。然出而人以為高文典冊焉。會南昌萬元吉知作霖。崇禎二年庚午。舉孝廉第一。作霖既就徵春官。而渭益落常試居下。自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潘曾紘。曾紘取熟視曰。子文誠善。吾粹未識也。竟高拔之。後數年。而復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任贊化。贊化怒。更黜渭。渭大哱。而郎之薦紳先生。亦有言渭實名士者。久之乃復其故。崇禎七年甲戌。作霖入對策。言今天下劇賊寇秦蜀。蹂躪豫。孔棘殆矣。天子不可不及時收人心。若崇任苛深責文法。恐天下亂。傳冠得之。以示文震孟。共嗟歎署上第。而宰相溫體仁惡其言。直排之不收也。庚辰。作霖復罷春官。渭亦且摧挫老矣。每醉。則謂其友人曰。吾馬周也。天下方有事。何不用我。天下且不知文士。況能知我。或遂怒罵其坐客。或醉而哭。坐客益以渭為狂。作霖忽怒罵曰。右富貴子。席父兄餘業。飽十數碗肉。真耳。天下亂形已成。無英雄能救之者。吾輩固旦暮死。而謂渭狂何哉。舉坐酒皆醒。而其友人吳伯裔。吳伯允。侯方域。則皆哭泣。時方嬉遊修春社於吳伯裔之家。因慘沮不樂。

罷去。閱二歲而為崇禎十五年壬午。宋城破。作霖不知所終。其友侯方域曰。作霖死矣。作霖慷慨意氣丈夫也。烏能鬱鬱迫脇乎。作霖必死矣。後甲申宏光立。錄中外死者。宗伯亦廉知作霖果死。遂為請。贈以為祠部郎。而張渭當城破時。賊以刀斫之。頤張且斷矣。渭猶右手灑其髻之血。而以折臂手自承其頤。徐步行。口呐呐罵不止。又一賊從後至。斫以刀。乃仆而死。渭故貧。饒心計。縱橫術。置資產逾萬。而其子後繁於市。僧狙猾者。不數月皆盡。無所得。作霖無子。有弟作肅。姪世琛。文行甚高。人見之。猶想見作霖云。

湯御史傳

湯公名兆京。字伯開。宜興人也。為孝廉。有族人抵法者。賂以田求為解。之不應。既而察其誣。乃力為解。而卻其田。壬辰登進士第。官豐城令。豐城巖邑。上下車期月。三變其俗。有巨盜范紹九者。以都村為巢穴。劫掠袁臨吉贖之間。令之左右皆其耳目。輒捕輒先聞。公則密計而單騎掩之。擒紹九。豫章數千里之患以平。報最徵拜御史。神宗皇帝將殺建言御史曹學程。命公臨決。公爭曰。學程不當死。必殺學程。臣願同日死。沈相國一貫傾其同官沈鯉。大興妖書獄。為羅織計。屬會審。公獨以其事坐數生。光獄得解。又嘗特疏請福王之國。寢奪嫡謀。公為人孝謹和易。事父母常為孺子歡。

國朝文匯

卷六

二十一

國學扶輪社印

與鄉人言訥訥不出口。尤不與公府事。鄉人皆曰湯公長者。及居御史。則慷慨言天下事。數面折廷諍。嘗論柄相煩天子譴責。同事者惶恐。息汗下。公意氣自如。或今日譴責。而明日更言之。公父家居歎曰。吾兒向循循書生。今乃能強項如此哉。然性素高介。當官則死其職。過則澹然無軒冕情。已而念父歿。母春秋高。嘗稱病願家居。凡三奉使。皆天子嚴督之。而後行。掌河南道。日給事趙興邦者。數挾太宰勢。軒輊臺網。公連章劾之。當是時。忝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人謂之忝趙官。吳比於四凶。迭居要地。無敢撓者。公視之蔑如也。而辛亥京察朝官。更力斥湯賓尹。及其黨鄒之麟韓敬。尤為士君子所賴云。初賓尹有盛名。羣小欲擁戴之為相。賓尹尤整潔。陰制朝權。京察未榜之前一日。猶聚其黨招呼。思有所挾持。迨明。公獨袖出一單於吏部堂。羅列賓尹狼戾狀。當事者錯愕。公昂首曰。今察典欲黜幽賓尹。不黜誰當黜者。賓尹故不識公。一日朝會。問人曰。孰為湯伯。閔人指示之。賓尹悚然。既廢而歎曰。吾目中空無人。向獨睹湯公意動。今果為所中矣。先是。沈一貫欲殺天下賢士大夫。分立門戶。報復私怨。傳至賓尹。為高弟子。卒未及有所為。而敗。其後屢起屢仆。又四十年。至懷宗任溫體仁。其黨始得志。則前此持之者。公力也。公以論太宰趙煥擅權。掛冠歸。病卒。年五十二。後天子知其賢。常思之。贈官太僕卿。

粵西總論

沈皞日

沈子論粵民之日貧。論粵兵之不可不增。是二說也。欲增兵以救粵民之貧。救貧而不損國家之餉。有說乎。曰有。蓋粵西之所少者人也。粵西之所難者財也。知其少。當思所以增之。知其難。當思所以養之。養之之法。惟恐其去而不能存也。惟恐其洩而不能蓄也。自兵裁後。粵西之餉。每年必有所餘。積之數年。勢必以其餘者歸之天府。積而歸之數十年。將見民力愈困。民心愈苦。粵西之民。僅存皮骨。不為盜賊以戕其生者。幾希矣。為今之計。莫若急議增兵。增兵慮耗餉。本省不足。必求協濟於他省。此必不可得之說矣。以粵西正賦所入之數。準兵馬應給之額。粵西之餉。自足供粵西之兵。既不以餉之不足者。煩朝廷之帑。亦不以庫之有餘者。傷民間之本。蓋天府之中。增粵西之財。未必見盈。粵西之財去而不返。則日流於匱乏。此不待算而自明也。粵西之民。終歲勤動。供之司庫。司庫給之於兵。兵增則兵之飲食日用。如布帛豆麥之物。鵝鴨雞豕魚鹽腐菜之類。所需必多。所需多則民間獲利必倍。增兵又復增馬。使騾犢人所有之土馬。皆購之以充營伍之額。在我可以分土人所恃之勢。在彼以馬易銀。可以供正賦。誠兵民兩便之計也。總之以粵西二十餘萬之金錢。八萬餘石之粟米。供之民間。銷之民間。則去與存。皆在粵西之境。洩與蓄。皆在粵西之境。又何

慮乎民之日貧。又何慮乎兵之不可增乎。余粵西下吏也。知之而能言之。言之而不能行之。有心當世而力可上達者。是當汲汲焉操筆抗疏。為粵西之民請命。

粵西增兵記

天下之兵可裁。粵西之兵不可裁。蓋裁兵所以節餉。節餉所以足民。此盱衡時事者所謂至計也。而以語於粵西則不然。論粵西之山川地利。天時人事。以及民風土俗之細。文經武緯之尤。皆不可裁。而今竟裁矣。豈非籌其一端而未審於全局者耶。浙之杭州。江南之京口。陝西之甘肅。山西之大原。湖廣之荊州。粵東之廣州。皆有滿洲重兵。以為分鎮。粵西止有綠旗經制之兵。就單而力孤。兵之不可裁者一也。天下皆平川大陸。舳艫可以相接。萬馬可以並馳。粵西則危灘峻陟。崇山絕壑。設或有警。鞭長莫及。進退維谷。兵之不可裁者又一也。天下皆肩摩轂擊之鄉。雞犬之聲。達於四境。城郭村市。星羅棋布。粵西則各州縣俱在萬山之中。百里不見炊烟。荒城絕少人跡。篋箠刺於途。豺虎嘯於晝。聲援呼應。非兵不靈。兵之不可裁者又一也。天下皆衣冠文獻之區。耕鑿有恆產。漁牧有常業。粵西大則有各土司之强悍。小則有獠獍之飄忽。自九十月收穫之後。游手好閒。既無工作。又逼飢寒。勢必為盜。焚劫時聞。伏莽頻告。兵之不可裁者又一也。天下郡縣。百姓或有冤抑。必訴之官司。以正其罪。洩其

憤粵西之民睚眦必致劍戟飲食亦有戾者仇殺相尋居然戰鬪官不得而問胥吏莫撓其鋒兵之不可裁者又一也天下正賦錢糧布種者輸之業主業主輸之縣官此定例也粵西則有業主應完之糧有耕丁應納之稅意在分任而其間良頑不一有以逃告者有以抗鳴者一至逋逸有山谷以藏其跡有干戈以護其身州縣二三役不得而控制之兵之不可裁者又一也天下百姓除鋤犁耨鋤之外無他鐵器粵西之人懷利刃家蓄礮火良民雖曰自衛乃民通以害人雖設法嚴禁而習以成風匪不肯戢兵之不可裁者又一也粵西舊制十里設有塘汛每塘設兵五六十名不第郵遞文牒之暇凡塘之左右前後皆得栽植自兵裁而人少人少而地荒舉自蕪穢兵之不可裁者又一也而今竟裁矣有民社之責者鯁鯁然慮之說說焉論之當乎不當乎況天下郡縣皆有舟楫可通粵西未嘗無水而郡縣平阻山嶺非馬不為利自兵裁而馬亦盡裁土人皆有土馬偶有佳符之告土人乘土馬以馳驟衝突我兵徒步操戈欲其取勝安可得乎裁兵尚或有說并馬而裁之不更大可歎乎論天下之大兵有不可不裁之勢論粵西之勢兵有不可不增之理兵增則耗餉余之何余曰否否余浙之嘉興人也止據嘉興郡縣而言道不拾遺戶皆安枕易出兵為他如江南之蘇松常鎮徽甯江北之廬鳳淮揚等郡縣他如江西河南之腹裏郡縣北直

為三輔內地有禁旅數十百萬以彈壓之似亦可以抽減將數省裁後之額再裁其十分之二三以補粵西之不足則粵西之兵雖增而增兵之餉未嘗有毫釐之耗轉彼移此有益於粵西而無損於北直與各省也進言者皆曰今天下已安已治矣歸馬放牛賣刀買犢此其時也聖天子垂衣端拱於上內外百僚廣歌贊禮於下偃武修文與斯民共享萬年之福書生微見不迂且拙乎雖然未雨有綢繆之計積薪有厝火之虞治不忘亂安不忘危況粵西之民實有不可不慮粵西之兵實有不可不增者乎區區一宰何足動聽言之則瓦釜之鳴也爭之則螳螂之臂也是所望於大吏之持國柄者

古雍灘記

平南溯流而上行十五里日已夕矣維舟北岸在石罅中遙望江心巖巖有石寂然無聲也忽波濤洶湧如風雨驟至萬馬奔突其聲甚怪少頃即寂又復澄光如練矣心竊怪之亦不暇問黃梁初熟如是者再倏起倏伏不可測度余心怦怦然動詢之舟子舟子曰君無畏此古雍灘也灘之險惡由來舊矣往來如織何所問焉余心更動問之者再舟子曰君無畏此灘上下左右約七八十步為深淵下通雷瓊海面水底波汎遂作聲春漲時風雨之夕其聲更厲聲初起波作盤旋聲舟誤觸旋至無影

或出於瓊海之濱焉。昔年有梨木筏。旋而沉。此塞其口。今勢稍緩。或曰。此海眼也。或曰。有犀牛伏其下。烟霧迷離。起而奔躍。舟壞不可救。是說也不載於傳記。或怪誕無稽。雖然。何其勢其聲之不測如是乎。是不可忽也。戒僮僕胥役。併同行陸子殿臣。飲酒勿醉。秉燭勿寐。殿臣曰。子所歷之境多矣。所遇之灘。或利若劍戟。或險若齒牙。或為沙。或為石。或隘若弄。或峻若牆。水噴若雷。波回若沸。子皆無畏焉。獨於此戒心何也。余曰。天下事之所必無者。為理之所或有。則理之所必無者。焉知不為事之所或有乎。吾舟既泊。就枕可矣。能保無狂風之忽發。水勢之忽湧乎。能保無纜之不堅。篙之不力乎。倘旋而及吾舟。吾舟之人。不束手待斃乎。倘後之同於我舟者。惘然無知。適逢其會。亦余心之所不安也。是不可以不記。東方既白。余心始定。記亦以成。

李潛初九山志序

周宏起

人與物之受氣成形於兩間也。脆如芝蘭。堅如金石。有同敝也。殀如顏淵。壽如彭殤。有同盡也。然而有不敝不盡者存。名山大川也。仁聖賢人也。一也。謂名山大川不同。敝則高岸何以為谷。深谷何以為陵。謂仁聖賢人不同盡。畢竟禹猶垂裳南面。周孔迄今章甫而衮衣也。然而有不敝不盡者存何也。龍門氏不云乎。古之登封泰山者。七十二君。又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是七十二君與由至今存也。而祖龍茂陵嘗欲一見安期。美門不可得。乃過河洛者。每思神禹之明德與顯功。經首陽商山者。往往想見孤竹二君。夏黃角里四君子之風烈。由此觀之。泰山可礪。黃河可帶。猶未若仁聖賢人之不可敝不可盡也。且微特仁聖已也。即古之賢達出則係天下安危。處則能以清風高節為百世師表。若諸葛武侯。謝安石。龐德公。陶靖節之倫。其不敝不盡於天地也。不啻若嶽瀆之高深也。而隆中遂以武侯名。東山遂以安石名。鹿門柴桑遂以龐公五柳先生名。是則山川猶附賢達以常存也。而潛初李先生乃欲志九山。使常存。若汲汲閔山之僻處海隅。塊然無聞於今古。而為之董狐也者。即其間如人倫之類萃。物產之間生。神靈幻異之名蹟。詩歌文翰之託興。凡夫片羽一斑。咸採擷不遺餘力。其用心誠勤。謂此區區者。俱得附九山以並存也。顧以余所聞。

黃盤關牛諸山。其初亦猶然湖禾之保障也。而卒與三十六沙岸九塗十八灘同淪沒於紫潮洪濤之中。吾惡知千百年後。此之題榮如帶者。不終為紫潮洪濤之淪沒已哉。吾又奚以志之。而使常存不敝者為。昔歐陽公之記峴山亭也。以為峴山於漢上諸山若小。而名特顯者。以羊叔子杜元凱嘗遊息其上。元凱尚冀漢水沈碑復見。叔子幾不啻揮淚牛山。而曾不知峴山之因。己以顯名也。彼羊杜特功名之士耳。猶能使山川賴已常存。況志不存於咫尺之功名。而遠希鹿門柴桑之高躅者哉。吾又惡知九山非當世之柴桑鹿門。異日弔古深思之士。輒徘徊其下而不忍去也。此則所謂不敝不盡者而已矣。乃潛初猶以龍湫山人名竊聞海山之間。有所謂哈哈道人者。與人遊處。或終其身不識其姓氏。此其於古何如人哉。吾願介紹李先生而問之。未知其於九山志林當居何等也。

許芝表拙庵遺稿序

璞之玉也。老蚌之珠也。文犀之角也。丹水之金也。東南之竹箭也。文人之心也。一也。刀而礪石而錯。範之模之鍛之羽之也。良工之工。文人之文。一也。物之見榮者。其性必傷。人之多奇者。其生不厚。自尼父以下皆然。況際流極而蒙禍亂者哉。許子拙庵之以文見榮也。人之榮之。不異於珠玉文犀之礪錯。良金竹箭之範模而羽鍛也。其不免

於禍亂亦無異於物之見禁而傷其性。難者曰。見禁者物之害也。多奇者生之薄也。應之曰。不猶愈於腐草之化螢。惡木之趨蠶乎。夫菌以朝暮為春秋。椿以大年為枯。芟天之生也。分數使然。用此言之。拙庵即不能文。能文而不必奇。氣囚而辭瑣。亦何遠不及於禍亂。而必毀爾珠璧。敗爾文犀良金。朽爾南山之竹。而句旦暮之肉視乎。李生龍門之於拙庵。猶侯範之於子雲也。余習拙庵。又以中衣之誼為時家言。時時互相餉。意得甚。坐卧移日。遊亦如之。古文則不然。多自輟匿。閒出則相視粲然。如是者凡十五年。而拙庵卒。以迫猝傷其生。余亦以瀕死之餘。頽然小憩。李生傳檄同門。索拙庵文。文之遺者十九也。其存者十一。先後來告曰。蓋一言以壽先生。余顧笑曰。是殆將桓譚我乎。昔子雲草元。垂數十年。時人弗善是也。惟桓譚以為絕倫。且曰。後世復有揚子雲。固宜知之。子雲沒且千餘年。噉名者讀元而嗜其難字。索其解則茫如求其似則茫如讀元而得茫如者。再安在子雲之後。復有子雲乎。拙庵平生性嗜奇。嘗與余語元。未嘗噉名。所著文無難字。而獨挺其神秀。高者悟契龍門。平者蹴藉河東。譬之於時。則高秋雨過羣山初霽也。於物則蒼松泛露。新竹朝暎也。直則絕削側亦峰廻。壯生不云乎。絕迹易。無行地難。以是衡量古今。周秦西京而下。昌黎河東氏止耳。孫樵劉蛻。於激過之神味。殊不及也。而拙庵能以文頡頏其間。即以迫猝傷

其生復何害。拙庵長余一歲。才名噪余家。之無資則近之。顧拙庵猶能以珠玉文犀良金竹箭之十一出。而見榮於時。余亦時時以無能之辭自娛。性多簡忽。尋經喪亂。沈淵墮壑之餘。頽然秃管而已。然則豈惟生之厚薄。年之修短。抑文之工與拙。傳與不傳。抑豈有分數存焉。拙庵文秀於太元。不難索解。求似無俟桓譚。始推絕倫。余之為此言者。以謝好拙庵之文如龍門者。此則今之侯祀也。拙庵不死。拙庵大年矣。

送劉夏金歸琴川序

甯都魏叔子永叔禧。有道之士也。與伯子善伯際昌季子和公禮。隱居其鄉金精山之翠微峰。偕友生講易讀史。凡二十年。謂之易堂九子。已而渡江。踰淮。足跡徧吳楚。求友天下。倣儻奇偉。志行高潔。文章藏山。傳之人士。還山復出。遊於吾永。秋嶽曹先生而下。捐焉。先生嘗購余詩文。歷四年。乃得。實未嘗謀面也。辛亥九月晦。余方兀坐閑堂。有持兩名刺造几案者。則魏禧沈從先也。從先字進之。嘗從余遊十餘年。不相見。幾忘其名氏。禧即叔子。固素昧平生。余謹謝曰。誤矣。其人方欲置辦。則叔子進之。業已進揖。相見就座。乃序述所為。隱居旅游意。余悚然異之。謂今之古人也。因以人物訪余。余為述吾永三孝廉。巢端明。鳴盛。馬和衷。嘉禎。李潛夫。天植。為高潔士。潛夫索居蜃園。介紹宜可得見。叔子欣然索筆。書名單。邀余舟次。共餽。因造潛夫。且放舟。

陳山視朔日日月並出。余謹謝。叔子曰：昔龐德公詣司馬德操，都忘賓主，共飯何害？余亦欣然從之。登舟，雜進海魚卮酒。叔子先自進飯，書文爛漫，則曹先生所得余詩，文儼然在也。遂悉所從來，非介紹進之，實介紹此詩文也。撤俎上庖，始叩門而見潛夫焉。其情事具見叔子與周青士書。既別，遂尋登山觀海之約。質明，復會於潛夫之園居。因贈集略，并疏人物名氏，以迄揮手河干。蓋自叔子扁舟相造後，始悔道人傳可毋作也。傳載道人入山，獨居無偶，鬱鬱不得志，遂佯狂，復遊人間。又嘗為道人乞言，謂陳思王被服龍章，而自比於園宰之豢物。虞仲翔謫從游，嘗數百人，至欲索吊青蠅。張元伯得友奇偉，若郅君章，而引絛必待范巨卿。士各有志，難以一概。今道人所交，當世知名士，累數十百輩，意常歉然有所未足，謂與人文終其身不識其姓氏。又嘗自題柱曰：「否不亂過無悶。」古人善易，不言易。今叔子之做僕奇偉，若是所疏某某理學、某某高節、某某經濟、右程山松山北田諸子。吾雖不獲親見其人，見稱道其人之叔子，如見其人焉。道人傳真，可無作也。既臨歧，相訂作觀海記，以志一時之勝。余亦屬序跋道人傳，蓋不啻臭味也。又讀所為文，又從進之所縱覽季子古詩，因并想見伯子為人，輒向湖人士目為魏氏三龍。已復更龍為僕，蓋能潛能見之為龍，翹然自見之為僕，竊以為為僕不若其為龍也。冬餘將游維揚，寓書序述相思悵。

倦。曾未忍置。今年春。余適應故事。明經科北游。念欲就晤維揚。既不可得。遽入都。推曹先生廣己造人之意。作羣公咏。為獻見所欲見者六人。史學士立庵。孫少宰退谷。嚴太僕顥亭。何直指韞音。朱使君鶴門。與故人邵中翰也。迄既見邵中翰而外。僅一晉謁立庵。使君方視。推西楚太僕直指門。皆如市。竟裹足不復見。留都二十五日。幾不欲見。孫少宰屬鄉人敦勉。始抱所輯著經書義就質焉。則歡然握手。交右平生。距出都祇七日耳。歸南稅駕。復接叔子短札。以余為靜篤。竊自幸其得交。余因裁書相報。有溯流易堂相見之願。已復願見子瑜公休。以志其寤寐賢豪之意。併致上孫退谷書。以自白北游之志。蓋兩開月。始接答潛夫嗣子耀書。併致余與周青士書。及賴生韋近所為文。余既畧覽其文。輒終夜反側。不憚者竟夕。此非不足余北遊所耶。昔顏光祿咏五君。魏人目華子魚為龍頭人。倫涇渭。其當有意。今叔子徒為潛夫悼亡。不復更思道腴。位置固宜。道士自言與人處。終其身不識其姓氏。傳何可弗作也。劉夏金鼎。為赤伏符裔孫。聚族而居。旌德之琴川。業儒不就。隱於鉛槧。今年屬其弟位臣者。為余任剗剗易義。而以鉛槧委其兄。經始於客冬。而觀成於今年長至之越翼日。是役也。是余北遊之志也。夫余於上退谷書云。年來不欲跌宕詩文。以扞一切文法。而獨留心經傳。以磨耗其心力。然則其見也。正其所以為潛也已。成吾志者惟兩

劉君劉君方以歲迫除暮言旋故廬余重其能成吾志不啻叔子之知余心故因其告歸而漫為之序。

貞女曾氏小傳

貞女曾氏。乍產也。乍俗樸而民懦。不汲汲身後名。又地界河海之間。節烈事。邑乘多軼不傳。其見於湖乘者僅四人外。此無聞焉。以余見聞所及。其一吾宗姊氏。年二十。一適沈生。甫一歲遽薨。年少無子。姑孀憐之。探其意凜不可易。乃歲餽金鍾為膳。歸依父兄。先後凡五十餘年。姑孀沒。廩粟不繼。如茶坎珂不顧也。今且七十有二矣。紡績食力如故。此吾所及見也。其一李氏。為先輩義明女。字武科。張冕子。舉一雄。夫遠沒。撫遺孤。既婚復殤。家酷貧。冕又無子。年最高。相依色養。米鹽薪豆皆出十指。蓋四十年無忤色。此吾所及聞也。嗚呼。此孰非稟乾坤正氣。女而有士行者乎。然未若吾姨貞女曾氏之尤異也。方女之受聘劉氏也。雖問名尚未踰年。劉故鹽官右姓文學某之子。弱冠能讀父書。請期後。驟罹羸疾。浸劇。禾俗舊有渴見例。欲以袂除不祥。或倉卒註誤。遂至終身不得字。時有進說於劉生者。生不可。曰。奈何以我故誤人息如兩尊人識其意。屬續後。不復遣人聞訃。洎聞具悉生語。感生意。辟人悲泣。沾濡枕簟。不食者累日。室人慰藉備至。乃從容語姨。欲送葬。憑棺一哭。後因乞身。廬墓為尼。

既不得請。忽忽如有失。一日語嫂曰。昨吾夢若亡者來招曰。盍歸乎。晨起條脫或遇焉。類有終者。今茲吾其得從地下已乎。條脫蓋生聘物也。嫂止之曰。毋妄言。余何感年為未謀。而人作無聊語。則正色曰。人各有志。吾業已心許亡者相從矣。直須時耳。自此舉措迥異尋常。父兄察其意。不忍復議婚。獨居向空。若告語聽之。則皆憶生語也。久之遂纏奇疾。就困。猶以不得送葬為恨。嗟乎。世有篤於義烈若貞女者乎。夫女子之于歸也。壻既親迎。贊謁登車。授綬結褵。交拜共牢而食。合卺而飲。綢繆繾綣。誼篤情深。即有不諱。其輟生執節也。固宜。然自吾友見聞兩節婦外。卒未數數也。若未廟見成婚。則東西南北之人耳。何所感激。而視死如歸。若是人各有志。信夫。計後旬月。其族兄次占。故斧柯也。具以本末告余。兼乞行狀以傳。且曰。劉氏聞之。方議合葬。且將采葦家乘以志不朽。因畧記其行實。以俟鴻筆者出青焉。

惠寒泉記

顧人龍

余居學宮東隅所居之右北行三十步有泉出焉湧於沙磧之間廣不過五六尺深不過八九尺小有魚蝦如游空碧其旁甃之以石若埵井然余掬而飲之味甘而冽異於他水僮僕日往汲焉雖雨暘有弗時若未嘗滿而溢涸而竭也余思朝夕飲是泉不錫嘉名以誌之實負斯泉矣因而表之曰惠寒泉客聞而疑之曰表之誠善矣惠寒之義何居余曰余生不辰賦命慙軻寒苦殊甚又撫鏡鑑形面目槁枯寒薄殊甚晚得一官兀坐青氈寒冷殊甚適遇斯泉清瑩澄澈寒潭見底寒氣逼人足與余寒為類也誌之曰寒猶子厚以愚自況所居之溪亦以愚辱之也且詩有之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寒之為名昭其舊也非創而加之也寒而先之以惠者抑亦有說焉余嘗遊燕梁齊宋間矣所處陸地無廣川大澤恣人引汲而井泉味澀飲而益渴時候天雨甃之瓶罍中秘之惜之不敢輕以嘗焉始憶韓非有云山居而谷汲腰臘乃以相遺斯言誠不我欺也抑杜少陵寓居於僦遣信行阿段引水脩竹善而為詩曰病渴三更迴白首泉聲一注濕青雲其引泉之難如此余今不出戶庭之間携取斟酌無時告匱奚啻大瓢貯月小杓分江耶其為惠也多矣昔貞惠文子之謚以惠也其君曰昔衛國凶飢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夫飢者之得食與渴者之得

飲其惠無二道也。此余擬之文子而謚以惠也。客乃驟然笑曰。夫以君之寒。合以泉之寒。其寒無辨矣。因思君之辱臨敝邑。汲泉以飲。是泉固有惠於君也。然斯泉伏於荒榛蔓草間。幾湮沒無聞。君獨別異之。以彰其德。是君之加惠於泉者。更無窮也。泉之惠君歟。君之惠泉歟。又將何以辨之。余曰。余也不敏。何惠於泉之有。謹誌嘉名。俟他日書之邑乘。聊以酬其惠可也。

讀率然堂碑記

陸洽原

汶邑兵燹後。往籍灰燼無者。余之來。徧訪現名。庶幾猶見前代故實。絕不可得。次年始從郭南叢棘中。搜獲王玉品寒泉銘碑。識寒水驛名之所自。泉有雙井。味最甘寒。今井堙塞。僅茲碑不壞。文詞淵茂。字畫疏勁。如見玉品寒生。直節正氣也。又明年。謀復舊臺之舊者。老云。公堂之左。有率然堂。舊樹碑記。并有詩鐫之石。後碑移置東岳祠。詩石不知何往。余趨訪之。碑巍然立。祠門硃塗。字蹟尚新。邇邇日修祠者。侈大己功。鐫碑之陰。而前記已沒。諸垣土矣。幸未磨滅。洗而讀之。為明兵使者謝公朝宣所作。大意謂一方率然之勢。淮縣為首。登溪為尾。而汶為頸脊。不治汶川。威茂不可得而治。治茂州。不治汶川。根本雖壯。氣勢不接。猶欲振蛇之勢。而自弱其頸。至哉斯言乎。今汶川遭賊殘後。人民不存百一。自淮縣而入。先由汶川。煙火斷絕。盡之旅食。夕鮮宿舍。戍柝無人。要隘莫守。嗚呼。公當嘉靖時。威茂沿邊。衛所戍卒。星羅棋置。墩臺關堡。各有掌守。備兵使者兼綜糧儲。專設司馬一官。日夜轉運不絕。而公方總總然憂之。謂必移倉廩以足食。增關堡以足兵。經制之道。前賢等之必熟。爾私於汶而言哉。賊之殘汶。較威茂而更甚。公言驗矣。讀是碑。亦可知所急矣。是碑裨於汶者巨。且有裨於威茂。更有裨於國家。迺移而為婚神侈己之用。何哉。夫前賢之蹟。既弗克

修而復之。又湮沒之使不存。如此碑者。不知其幾何矣。何怪乎往籍之無考耶。後有識者。尚其復之。

修徹底關記

汶路關堡三。汶川馬原徹底也。汶馬二堡。設江之西。以控羌番來路。徹底一關。則在縣治南五十里。為松茂出入所由。內倚峭壁。外臨深淵。中僅一線。行者魚貫。接武。譬人咽喉。不越分寸。而命脉繫之。不但形勢陡絕也。往設戍軍三十名守之。國朝定鼎之初。蜀入版圖。稍後賊蹂威茂時。先破是關。遂獲長驅。蜀省底定。順治癸巳乙未。康熙壬寅甲辰。關門屢修屢圯。歲糜金錢。然猶威茂汶協力也。乙巳三月復圯。而余五月受邑事。威茂憲臺郭公。念汶民稀少。弗克舉。諭瓦寺安撫司肩其役。而捐銀五兩。麥五石犒之。未及期而又圯。途逼仄。然弗甯。惟茲關繫松茂咽喉。西邊要隘也。假使偷目前之苟安。泄泄其役。不一振作。以圖永遠。異日萬一有西顧憂。奈何。於是亟趣關門。審視何以壞。諮謀何以久。盡撤其舊而新焉。凸者平之。虛者實之。故者端之。基址既固。版築方堅。架層樓以瞭遠。捷二門以設防。於是屹然岩關矣。關門山峻風猛。日夜飛沙石。余躬督之。耳實恆滿。弗少避。與役夫同苦者。十有四日。役夫感余之瘁。日有兼工。故速落成。夫日五十名督工。員役匠作。與夫負運酒麵諸役。不計焉。

工值犒餼咸出乎私。不費公帑絲粟。余於是更惕然。於是關也。松茂沿邊一帶。差番
瘠苦乏食。父月輒下填傭工。歲以為常。男婦不下萬千。趾累疊不絕。皆由是出。譏察
之責。誰可忽諸。關之工訖於丙午九月。而記作於丁未十月之望。何與。今茲夏秋。霪
霖壞城垣。廩舍無算。而是關獨無恙。余始敢執筆而授諸簡。

補黃村農生壩誌

李繩遠

吾李本自常州之江陰。當元末。有十四提舉徙居嘉興縣之梅會里。遂占籍焉。提舉公五傳為明敕贈文林郎東泉府君。六傳為誥贈奉政大夫承泉府君。七傳為國子監博士竊巖府君。八傳為同知甯海州事卹贈尚寶司丞隆庵府君。九傳為國學曉令府君。則余考也。自司丞公殉節甯海。先府君又值喪亂之會。園田廢舍。斥去者殆半。順治丙戌戊子。兩罹非望之禍。一遭凶訟。生業益蕩然。庚寅。出游嶺表。以疾客終。是時。豫章以南。地方新定。行旅船車諸費。倍徙於常。謀扶櫬。資不易集。而辛卯壬辰間。粟斗五百錢。家之內外長少。共炊以食者。猶數百指。責通滿門。每憂日闕。故逡巡至於甲午。始從一蒼頭徒手入粵。頗承故人作函書。抵嶺外為官者。謂當有贈賻。及徧叩。無所應。則淹留廣韶梧肇間。稍儲旅資。多由不意遇新知者得之。乙未冬。方克舉匱而返。初。先府君不令余兄弟應試事。而余自粵還。亦且廢佔畢。躬農販以養母。然外侮沓至。而族婣之親愛者。咸謂時有不同。非違先訓也。歲丁酉。提學會事豐潤霖蒼谷公應泰。考補縣學弟子員。進謁時。顧曰。若文筆是能作古者。吾將有事纂述。行且召子。已而公被蜚語。坐著書觸諱落職。不果。庚子暨康熙癸卯。余兩見斥於有司之試。甲辰。乃因人走黔中。就幕府於貴陽銅仁平越及黔西之鎮郡間。時初平水西分建黔西府

設重兵置帥後改為戊申一過昆明己酉歸家尋入閩中庚戌辛亥由淮濟至京師
州其總兵官亦裁去復從梁宋出江漢踰洞庭再達貴陽即下沅澧湖湘衡經郴嶺韶石重客於廣州及
癸丑先妣顧孺人六十誕辰時兩弟良年客黔行客滇先以書相期同時還家上壽
而雲貴告變廣東西亦用兵余兄弟咸在不貽吾親倚閭之憂人謂若有先見焉至
乙卯軍旅猶未罷余復客皖江按察之幕丙辰遷藩吳苑余亦引例入國子學丁巳
秋以特行例試於鎖院仍被黜自念年已逾強為客無已時欲就微祿以事親戊午
投考吏部今少宰河陽王峯趙公士麟時為尚書文選郎分開余卷謂余曰子文豐
潔典雅何以不利鄉舉而淹誑至此豈主司之弗明抑固命也既白其長授州同知
第七凡試是職者雖童卯亦沒齒不得注選其時余客江蘇行省而皖臬廣甯泰巖
丁公思孔實為布政使謂曰今事例捐納先用即得官子豈有意乎其資吾可措也
余謂士之進身也雖抱關之卑亦當以義如以利即枉尋耳然踟躕未能辭乃壬戌
之秋吾母遽以疾棄世則已無所用其祿養因決意不為癸亥公遷撫湖南駐長沙
戊辰改河南以武昌裁兵之亂再調湖北亂平拜兵部侍郎總督湖廣余皆從幕中
而疾疾不可支遂以己巳還里門先是日者蕭山王生國相推余命數曰遷移在
丑有華蓋而已垣紫炁與立命酉宮三方相峙其以仙釋之道終乎近代方先生以

智金先生堡陸先生圻皆以是出世間子其繼起矣蓋五雲之學自童年慕之特未
多見其書且虛塵鞅之非易脫徘徊迄於垂老一聞生言若有所開悟丙寅冬再入
長沙時道出武林適有僧廬在西谿之右數里而三竺之陰也其塢曰龍歸其庵曰
徑竹負嶺臨壑高下十畝環以茶竹清泉出於石罅仄徑疏籬杳然人外輒捐金賣
之將於是焉投老已已楚返葺其朽敗而新之所奉古佛一尊經卷蒲團朝香一炷
夕鐙一盞禮誦有常課共住一老僧而已余固未嘗學問幼頗效為文章歌詩自十
八歲而失怙多難之餘學殖尤廢間從理學諸先生游聞其緒論亦竊有志焉然卒
無以自立三十而後率以依人所與偕者簿領期會是亟未有及於文詞者昔龍舒
王虛中博通羣書訓傳六經諸子一旦捐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矧若余之迷罔
乎故凡筆墨一切棄去若名利之兩途非性所近惟仰俯事畜所須似亦從人馳鶻
於世然干謁與營樹之習立志不蹈得喪通塞一任於天未嘗媒介有所希求斯則
自謂可洵於衷而不祈見知於人人也既不幸二親見背男女子娶嫁畢便營草堂
於故居後之補黃村桑園亦盈十畝小樓低榭倚水為廬叢竹雜樹花葉映發出檻
即田野過從者惟農談漁話而浮圖之宮三五錯列鐘魚梵唄之響晨暮相續尤所
會心每春秋入武林山中寒暑率在村屋耕桑藝菊以給衣食與世不復相關蓋如

是者十年數矣。自意多病久衰。六十歲制古之教也。故於甲戌之年。杉棺布衣。繫飾縫紉。兼時月之制焉。非曰豫凶事也。然若王孫羸葬。皇甫遯餘。以及張真沐並之徒。無不以去棺親土為安。而余慮後人之弗從。未免猶徇時俗之舉。不仰愧古人矣乎。余娶於烏程閔氏。明禮部尚書午塘公如霖孫。邑文學英齊公璿超之女。十七歲而來歸。事余生祖妣及先妣。具叔水養盡其歡。余諸弟妹娶嫁逆送。更舅與祖姑三年喪。暨子女殤者吉凶事。凡十餘舉。能盡情禮無闕。余居貧。常質服珥以贍賓友。余出遊。則持門戶以撫兒女。舉無費事。蓋自甲午迄辛酉。妻亡之年。有如一也。其中歲樂聞內典。晨起必誦金剛般若經二遍。及他課誦。不以閒冗或異歿之頃。猶手梵書不置。隨於是冬葬於里北之前車浜。虛其左壙以俟余終。余生於崇禎癸酉。今康熙丁丑。六十有五年矣。瞬息長逝。戒吾子弗妄乞銘狀於人。故自言其梗概若此。自今以往。或再稍延時日。要之無復可道者。姑以是誌之。生壙云爾。先子命余名繩遠。字曰斯年。自號樵嵐山人。既歿。禮牧雲老人。命法名曰靈表。從洞聞和尚字派也。又以宛平孫退谷先生題余補黃村舍曰尋壑。亦或以尋壑稱焉。子長策。女一適仁和沈元瀚。孫二枝升枝復。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七

李良年

字武曾浙江秀水人經述弟諸生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有秋錦山房集

營責議

送高念祖表兄遊山左序

送朱錫堯遊雲中序

遊顯山記

三友圖記

曠閣記

嘉興郡南關侯祠碑記

庾氏傳

吳處士墓表

先州丞死事紀畧

孫宗彝

字孝則江蘇高郵人順治丁亥進士官吏部郎中有愛日草堂集

徭役論

一 二 三 三 四 四 五 六 六 七 九

淮揚治水全議

九

淮揚治水利害議

十一

謝孝子傳并序

十三

十處士傳

十四

史壽平墓誌銘

十五

周啓舊

字立五江蘇宜興人順治丁亥進士官庶子有澹水齋文集

願息齋詩序

十七

荆溪偶吟序

十七

漂母祠記

十八

重修蛟橋記

十八

潘梅庵公傳

十九

朱鳳台

字慎人號職諸江蘇靖江人順治丁亥進士官兵部主事有退思堂集

重修開化縣縣樓記

二十一

于公河記

二十一

退思堂書壁

二十二

朱礪庵傳

二十三

劉子壯字充猷號稚川湖北黃岡人順治己丑一名進士官翰林院修撰有此思堂集

任人策

二十五

與大司馬書

二十六

熊伯龍字次侯號鍾陵湖北漢陽人順治己丑一甲二名進士官侍講學士

納諫

二十七

蕭長源奏議序

二十七

新建漢陽府治碑記

二十八

平陽府同知張府君墓誌銘

二十九

國朝文匯甲集卷七

營責議

營責之為禍極矣。知其可以得禍而爭趨之。喻之以情。繼之以法。而民終不知悔。此非其闇於智而昧於計也。窮苦無聊之死而亡告。則將為旦夕之慮。而不顧其身家。亦其勢使然。無足怪者。古者大司徒以五典教萬民。使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所以飭倫紀而厚風俗也。夫然後授之井田。則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百姓親睦。其有不足者。則為之通緩急。權有無。天下之民。至於通緩急。權有無。則常患其易匱而不能繼。於是斟酌劑量於母子之間。而收其息。若周禮泉府所稱國服為息者。此責之所由始也。然而先王愛民之心。惟恐不至。則又為之凶荒有祭。災祲有恤。旱蝗則赦。大水則赦。國有故則赦。不甯惟是。又從而賑之。於其有年也。又從而薄征之。夫是故民生其間。恬然嬉然。雖鰥寡孤獨。猶知自力而不至於困。當是時。雖其比閭族黨之家。懸什一之贏。以為招。民猶重顧而不敢貧。又況無親知之素。一旦為周急之舉。而其息且什百於此者乎。然則營責之行於今日者。甚非百姓之得已也。其民牧非也。風俗傾而人心壞也。徐樂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民不安。土崩之勢。方今之民。何以異此。而肉食者不之慮。亦大可哀也。昔之

稱苦民者。莫如王安石之青苗錢。青苗之法。令民得二分出息。春貸秋收之。秋又貸春收之。凡一歲而為息二分者再。其實什四也。然民已不勝其困矣。今貸於營者不然。假母一月。為子什二。總一歲而得二十四分之息。猶未已也。踰月而不納。子復為母。又得什二。名曰小息。浸假而子之子復為母。累一歲計之。又得五十五分有奇之息。則是營卒以一母之出。而常收其七十九分之入。其算且三十倍於青苗。民雖至愚。夫亦善之熟矣。然而不得不出於此。我故曰。其風俗傾而司民牧者之過也。蓋營責之弊有二。其在官者曰比較。夫比較。縣官所以征賦稅之入。其制誠重。然而農民不勝筆楚。則顧人為期會。每計杖而輸之直。今比較率三日或五日為一限。民無數斛幾兩之負。而額外之費。旬日而得倍。則是營息又較輕也。且今天下之風俗可見矣。自月吉請法之制不講。民無媚睦之風。寡廉鮮恥。而不知返。父棄其子。兄斥其弟。若胡越然。閭井之風。德色見於箕帚。蓋流離凍餒之民。有不知鄉土之為樂者矣。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彼以其父兄親戚之重。棄之若此。幸不為盜耳。則相率以入於邪僻之行。是故民之輕貸於營卒者。大抵皆樛蒲博塞之戲而已。今有司之制此。其法令非不嚴也。然而窮鄉委巷。所在多有。豈真不可禁哉。彼其勝負。決於呼吸之際。愚民不知負之可虞。而僥倖於一得。則其

事方濫觴而未已。此其弊之在下者也。營卒之橫極矣。往者之咎辱。及其身而止耳。今則并其戚屬鄰比。而束縛之。鞭撻之。使不肖者敗其貲。而齊民代之取券。此亦情之不得其平也。然而不肖者方以為快。則是父兄親戚之導之也。有素矣。然則禁之有說乎。曰。嚴樗蒲之律。緩稅斂之期。即所以禁也。今之取民。亦既定為兩稅之制矣。民自祖孫父子。數十百年。相習以為常。固無望其緩。而獨畏其迫耳。誠示之以期。而不先為之限。以養其力。則浮費既罷。常額必充。即不然。罰之可也。逮繫而折辱之可也。曰。上既寬我以歲月矣。我復何怨乎。若夫樗蒲之律。非不可行。亦禁之者未得其道故也。使信賞必罰。即一黨正奉行之足矣。雖然。欲稅斂之緩。則必為民得良有司。欲風俗之厚。莫若修鄉政而勸以孝弟力田之法。百姓上無苛吏之誅求。而下得通緩急於鄉里。此古昔盛王之所以為治也。如是而營責之不息者。無有。人議者動曰。禁營卒。毋謂其不從。假令畏而從之。逐之於封境之外。顧民方切於饑寒。困於徵輸。而無所控訴。其轉而他圖。亦又何所不至哉。嗟乎。天下之害。必絕之於其原。此君子所以不虞營卒之難禁。而重憂百姓之窮也。

送高念祖表兄游山左序

縈絲織文。鉛松怪石。鹽絳。海錯之屬。五方之人。其致之也難。而有之也恒不備。去而

觀於瑯琊秦岱之墟則邾車而載焉為其所產在此而不在彼也若夫聖人之遵其亦有異於是者矣昔孔子不得志於春秋歷聘晉宋齊楚衛蔡之邦其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又皆自以其師所傳說退而稱述之弗倦孔子之教蓋亦無所不至今天下京師辟雍以及府州縣皆有廟學其所以扶翊世教為人心風俗之勸亦綦詳且徧矣故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聖人者非一鄉一國之所得而私也然孟子以孔子之道自任則日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豈其漸濡周浹於所產之地為獨厚與乃上下千百年間自伏勝高堂生董仲舒后蒼而外鄒魯之士得從祀於孔子之廟廷者抑少矣則又何也將毋感於昔者固不能必之於其後邪自國家以科目取天下士相率為章句之學俛首畢慮窺王司所意嚮以幾於一售而不可得又安望其切磋講習於聖人之道哉是故誦聖人之言而不得乎其理其去百家衆流之害道者無幾耳嗟乎孔子之道其不絕於今日者亦僅矣當其始也以七十子之衆五方而來皆得與於聞道之列迨其後雖以鄒魯講論之邦猶不免有寥落之恨然則志聖人者信不於其地也亦在道之得與不得已矣表兄高念祖蓋有志於道者今往過其地必能以時謁孔子之門可知也夫士貧不得志至杖策走千里之外觀聖人所自出相與周旋進退於俎豆之際以想見其人雖所以見

道或不在於此。然而亦有足樂者矣。不然念祖且往而有得焉。抑可以愧鄒魯之人也哉。

送朱錫鬯游雲中序

自予躬耕隴畝。未得走宇內。觀名山大川。人物所在。以周知其郡邑之衝僻。戶口賦役煩簡。豐瘠之數。顧輒喜當世方輿記載之書。按冊而稽。其大畧可覩也。兵興以來。沿廢不乏。寢失其舊。則鄉先生之以官走於四方。及夫名人碩士游履所至。退而述所見聞。多有為予言者。雲中故塞外之境。與東南絕遠。前戶部侍郎曹公。以今山西按察副使。往巡其地。我友朱錫鬯將過而訪之。竊惟山西古帝王之都。太原平陽足稱繁聚。若大同偏處沙碛。其民駭動剽悍。顧日屢於奔命。自非得賢使臣拊循而善化之。難以戢人心而滋邊圉之蕃息也。新制以開墾役西北之民。雲之委而去者數矣。曹公為政之明年。以其狀聞。思古大兵之後。流亡半之。欲驟責以求報。誠非旦夕所能致然者。由公之言。豈惟晉陽自凡山谷海陬。用兵凋敝之所。予亦用是。以得其概矣。今之為仕者。不擇地而踞。而士之游大人以成名。惟其地之善。斯頻首挾制。蹀躞千里外。幸得以自達於所主。則以時上下其邦之是非曲直。顧取千金裝。歸食其妻子以為快。不然。而山邑邊徼閼絕之處。居官者以為苦難。雖其素所親厚。敦趣之。

不佞今錫鬯由齊魯渡河抵京師以西。吾鄉之貴游方錯處焉。而獨於曹公有情若此。吾於是知兩人者。所相重其必有在也。錫鬯生平無他好。顧獨喜為詩。凡所憑吊。輒著之於篇。雲中自趙武靈王北畧之後。創置於蒙恬。裨益於拓跋。自古英賢遺跡。所在多有。錫鬯往而眺雁門之山。過居延之水。經李陵蘇武握別之處。俯仰今昔。得毋有感慨悲歌。而纏綿不去者乎。予既由曹公。以得聞雲中。改易以來。戶口賦役之異。而又將從錫鬯。以想見其山川人物。其亦有不能無慨於中者矣。因書此以為之序。且并以為曹公告云。

遊顯山記

李子載酒登下山道場。浮玉諸峯。遠坐顯山之上。山去府治不數里。本淺狹不足觀。獨其上有唐李適之飲處。是為濯尊亭。游子之所休息。客曰。今日之樂。是宜詩。子盍賦焉。勒於茲亭。以詔來者。予聞其語。愴然以悲。而不能答也。昔羲之登歐餘山。顧謂賓客。百年之後。甯復知逸少與諸卿至此乎。此其事殆與羊叔子登襄陽岷山。語從事鄒湛相類。以彼兩君之賢。卓然為當代引重。其宦游吳楚。又多有德澤於人。然當其賦詩飲酒。俯仰今昔。而不能自必。至發為感慨無聊之思。若此。況於予哉。明萬厯初。吾先博士與沈尚書純父。並流寓於此。時海宇承平。江南尚繁麗。湖山無恙。兩公

者相與觴詠吟嘯品題誌載所在幾徧然如卞山浮玉諸峯為先人寢起之地而荒碑斷壁剝蝕於鼯鼯狐兔之傍按其跡杳不可得矣初沈以比部郎言事得罪時相會先人以詩史被朝論文章梗概流映天下而誅茅鑿石於此是其得傳宜在王羊二公之列乃百年以來泯滅若此然則茲山之不幸而失傳者又不知凡幾嗚呼是愈可悲也已既以此語客凡游是山者十有餘人相與慨然而罷予乃退而為記蓋不在一時之聚散已也

三友園記

玉峯之陽其西有池置屋數間短垣環匝戶設而常開葉徵君九來為予言此乙卯之秋與徐隱君季重經始卜築助吾事者太倉吳子扶風遂名三友園也三友者予皆識之而徐葉兩君子時時出所撰述則嘗過於斯園玉峯枕城之西北予初從吳郡來未至縣十里外見峯巒娟妙蒼翠逼帆檣而下明滅向背久之不知其在城內也既坐三友園中則所名夕陽巖一綫天八公石老人峯諸勝近列牕戶若窺若壓宜兩君子擇地於此矣隱君又為予言玉峯舊名馬鞍昔金人犯平江宋宣撫使周望退保崑山泊馬鞍山下忽旋風入舟印笥文書皆墮水時東北有墨浪軒解之者曰車千水宜良田其識乎後果為平陸亦一異也予嘗按史建炎四年二月金人取

秀州取平江。周望實奔太湖。蓋金人以正月犯明州。是時方退兵而北望。將倚太湖以遮南向之路。未知當時所泊。是玉峯否。而隱君生長斯邑。固有所考。且謂皮日休題一綫天詩。有驚浪到天門之句。此可證者。然則滄海變為桑田。於玉峯見之矣。兩君子極覽眺之娛。不覩風濤之險。得毋撫陵谷而低徊。幸吾廬之安枕乎。然徵君從其少日。讀先世遺編。友天下士。負經世之畧。而未迄於用。隱君杜門著書。有裨掌故。不慕仕進者三十年。其為園意不在山水。殆各有所託耳。徐葉自文莊公太僕公以來。代有傳人。至於今。後賢益盛炳焉。為海內所歸嚮。蓋政事文章。二百年如一日。乃復有高不仕之節。抱未遇之才。自放於山顛水涘。兩家人文。何其不易盡也。其人其園。自此名與茲山相敵矣。今九來方舉博學宏詞。應詔如京師。其未能亟返故山也。而扶風亦不數至。相從以游。獨隱君在耳。乃不倫不次而書之。為記。志吾慕焉。

曠閣記

參議方公分守宣府。為閣於官署之東。而軒其四面。目力所及。皆望百里外。顏之曰曠閣。予適訪公於此。置酒其上。俾為之辭。予乃執觴而言曰。嗟乎。予與公不相見者十七年矣。公乃不忘其舊。而與之游。方欲資公之力。以縱觀邊塞之奇。攬其城郭山川亭障。攷廢興因革所自。今登斯閣而彷彿見之。豈不幸哉。宣府於京師為畿輔地。

其在勝國又邊境也。予自髫齡讀史。至成祖英宗北狩之年。與夫武皇游幸之歲。慷慨悲呼。至於反覆。又聞李自成開入關門。長驅輦下。淪神京於旦暮。竊念居庸天險。所謂車不方軌。騎不比行者。安在而莫敢誰何。一至此極。輒欲裹糧策蹇。負道老而問之。而今既履其地矣。嗚呼。三晉之西。重關之北。數百里內。有明三百年之治亂興亡。係焉。此固志士所以驚心。野人為之流涕者也。而豈獨予之有慨於中乎。公自奉命以來。有安不忘危之心。凡此邦之戰守。備聞。表興陳跡。矢口而陳。連數日夜不已。使聽者疾首頓足。歌泣紛如。而不知其身之在今日也。然則予之欲得於車輪馬跡者。既得之斯聞。而其欲問諸田夫野老之言者。又比皆歷歷從公問之。其可無一辭以塞公命乎。乃為援筆三數而記之。若夫感會而之難。話兩家遺事。從容譏笑於閨中者。此予之私而不足述也。

嘉興郡南關侯祠碑記

嘉靖中。昂首為患。大江以南。所在竊發。庚戌之歲。吾鄉被禍尤劇。相傳羣寇於劫掠之日。將肆焚燬。忽聞空中大呼。仰視若見關侯。衆遂解散。予之從高祖郡丞公虔禱於侯。請建專祠。越十有二年壬戌。始舉是役。迨萬曆辛亥。神廟加尊。帝號先是用戎服像侯。予曾王伯父助教公至是。乃易冕旒。再廣前殿。爰募緇流。敦素者築室於祠。

左朝夕奉侯之神。於是廟貌炳然。百餘年來。歆祀無失。此邦之人。不惟尸祝有歸。而觀數感發。惟侯是憑。猗歟盛哉。厥功邈矣。予自束髮。父老為予言。有感其事。及過府治。禮侯之祠。見前督憲甬江趙某所為碑記。其述軍中見侯影響。頗與此類。又觀毘陵唐順之所作常州關侯祠記。亦具言見侯事。如嘉興。予以二公之文。非妄。而里中始末。益無可疑。蓋侯之大有造於民。雖一鄉一邑。不忍其蹈於水火。固侯志也。方明之季。江左之亂。極矣。自成祖遷都。邊疆之害。不及於東南。民享太平之福二百年。一旦有事。則兵驕將惰。不知所出。若鎮武軍變。其不為反戈之兆者幾希。當是時。侯不一援手焉。禍未有艾也。由此以推。豈惟二郡。將陪畿閩粵之鄉。掃除排陷。使終不為害。侯實泣之矣。今江南諸郡縣。類無不崇祀。安知其非有故事。如二郡者哉。吾謂侯以大節死。事沒而精靈在天。其不忘萬世者。侯之心。若夫踪跡瑣怪。出沒惝恍。此奇詭之狀。非侯所為。殆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天下之患。豈止倭寇而已。凡百殃厲於民。侯甯不欲盡摧而戮之。往者甲申之難。亦烈矣。侯甯不欲扶持而安全之。顧其勢亦有所格。何與。蓋侯之所得為者。常也。其不得為者。變也。常與變之所寄。則天而已矣。且侯之愛天下。孰與其愛蜀。侯方圖吳。吳先擣侯。若是者。亦天也。嗟乎。國家之禍。至於人力既竭。而侯之力亦無所施。即天下事有不勝太息者矣。夫然後知茲廟之

建國以崇德報功。啟人忠義之思。而非以邀福乎侯也。祠凡若干楹。為基若干畝。又別置義田若干。自初建及今。百有四年。守僧某。禁慮往制之勿善。維歲乙巳。爰鳩厥功。諏日治事。載新其門。載煥其宇。凡昔地陞。罔弗釐翼。且來請文曰。吾祠向者。富有勒石。然世遠易湮。且其言不工。無以詔來者。是不能光昭斯舉。沒先哲之勛蹟。而隳厥守也。乃不辭而書之如左。從高祖郡丞公諱芳。字叔承。曾王伯父助教公諱原中。字君時。並崇祀旁舍。其義田之役。則吾曾王父博士公。王父州守公。皆與有成焉。不可以不書。

廖氏傳

廖氏者。開封某縣人。流寓東南。嫁沈大誼。美容儀。工挾彈走馬。及鞞蹴鞠。高組諸技。所至人遮道觀。往時吾見之。烏程道上。羣少年方逐射。顧見紙鳶起。一人出錦織成。約曰。即中與若錦。不中罰如直。於是少年皆不中。廖氏行而前曰。要請為君彈之。一發而得。載其錦以去。其後復見之。吾里呼之園舍中。使盡其技。隣比從屋上窺之。皆歎絕。自是不復相聞。後十年。移家吾郡之南村。值歲大旱。村人多絕食。廖氏為給一月糜。賴以全者數家。亡何大誼死。慨然曰。吾少之所為。長而悔焉。所為浮沈者。皆非此不活也。今瘞死甯復為辱人賤行哉。遂著比邱尼服。邀其鄰一老嫗。俱入泉亭。

山結茅屋。惡衣糲食。焚香誦佛。見者不能狎也。山有猛虎。常殺人。遇其門。率刳腹而去。山中人益異之。姬歸述其事。予蓋自歎其昔之淩於窺氏也。或謂廖氏生長江湖之上。嬉戲躍冶久矣。豈能作苦居深山終其身。然彼既美顏色。負絕世之技。不幸而夫死。使不自愛其身。則土豪俠少且爭致之。顧舍此不為。遠蹈荒山虎穴中。其所挾持。未可量也。天下太平。一二英傑無以自見。往往託於藝術。而流俗不容。謂之無人。觀廖氏可知矣。

吳處士墓表

自項革代之際。浙方用兵。而吾嘉實當重困。士之衝犯鋒鏑。與其流離顛覆於荒陬斷谷之間。有雖死而非其志者。若夫志士仁人。遭逢多故。矯首抗節。君子取之。予嘗聞諸故老。而日月姓氏。不著於人間。蓋其湮滅而無聞者亦多矣。而則豫吳先生之死特著。其子周瑾。又屬予表其墓。故得而詳焉。按狀。先生諱天泰。一字謚生。秀水人。生而敏異。讀書負大志。臨財無可得。而能急人之難。國家方以八股取士。而先生特尚儒者之學。以發明經術為務。然出其餘技為制舉文。累試茂才第一。由此知名郡中。先達司馬沈公思孝。岳公元聲家太僕。日華一見皆許為國士。有阮君者。官南京武選司主事。與先生善。後歸滇中。憐先生貧。以所居園亭及人所貸金三千兩為贈。先

生使委之故吏而已。卒不受。同邑項君且死無一錢。先生百計經理之。并葬其妻子。先生之不以死生得失貳其心類如此。將舉明經。會遭兵革。乃絕意通顯。以某月日詣學博士。除其名。當是時。諸生不知進退。見先生所為。於是紛紛多告去者。凡百有餘人。當郡中兵起。徐公石麒。屠君象美。皆先生舊好。約與俱動。先生曰。事不可為矣。諸君死於野。吾死於寢。等死耳。遂棄家走松陵。居僧舍中。凡若干日。死於餓。嗚呼偉哉。若先生者。非所謂抗節以死與。是尚可謂死焉。不以其志者與。或謂先生未嘗仕也。尚不獲邀一命之榮。而死其君。過矣。雖然。士之於君。猶女子之於夫。此理終不可易。前賢乃有以女子未嫁而殉者。為情之過。此特不以垂訓耳。非謂必不當殉也。而世之人疑焉。嗟乎。已嫁而不殉者多矣。人皆寬之。未嫁而殉。則從而議之。其論先生何以異於是哉。此天下所以無志士無貞女也。先生子四人。周瑾日來。廩於庠。並有文名。某某俱弟子員。以歲癸卯卜葬於秀水之思賢鄉。距先生沒十有九年矣。

先州丞死事紀畧

王父諱某。以上林丞出佐山東甯海州。在崇禎十五年。時四方多故。而州又濱海。實要害之地。王父始蒞事。則與州守繕城斬飭屯戍。無虛日。其後敵勢益張。而州守缺。福山令吳某來署之。王父曰。朝廷命我佐州事。奈何以危急之秋。諉之吳君。如職守

何。於是州務大小。敵情倉卒之備。悉屬吾王父。而吳無所預。掌印筭而已。比冷口兵入州。縣閭風各戒嚴。而吳亦還保福山。王父始署州篆。乃諭衛士令環市待變。而親率鄉勇之尤傑者。日登陴伺敵。身荷戈冒矢石。為士卒先。夜則與眾擁大帷。插堡雉間。祗草露以為卧處。凡兩閱月。而王父竟用是得瘕疾。然愈激勵士卒。以臣子大義相勉。無不願出死力為王父用者。是月知州汪逢淵至。王父猶卧起城上。謂汪曰。今以孤城當萬騎之眾。破且旦夕。所以不死者。待公耳。幸善為之。汪亦感涕。後數日。而王父遂不起矣。嗚呼痛哉。先是王父疾且篤。與王母沈訣曰。我以王事死。無所憾。脫敵至。汝必斃僕。隸有不願從者。聽留。有司令與州長所部士一體協力。於是家人俱泣下。王父沒而州城陷。逢淵及吏目魏世達皆死之。旋抵王父室。王母憑棺抗聲曰。此故州丞李君也。任汝掠劫。即骸骨不可犯。遂引刃自絕。妾婢死者二十三人。老嫗得脫者二人。次日敵稍稍引去。王母始得斂其一嫗乞食歸。訃於吾府君。府君即徒跣走二千餘里。哭王父母於州署。號毀擗踊。當是時。逢淵世達皆已請卹。而王父以先事死。不得與。府君痛焉。乃匍伏具狀。歷請於臺使者。謂仰稽會典祭法。有以死勤事。及城亡與亡並錄之文。登萊防撫僉都御史曾公化龍署其尾曰。守城隕命。罵敵殺身。家人二十三口。同時遇害。令人嘔然。下該道府州學確覈具狀。於是諸生鍾鳴。

國等白其事。以次達之儒學州府。覆覈咸無異辭。而署登萊海防道登州府知府戴公憲明報曰。李同知以身殉封疆。至於闔門爭死。第其忠義遠出逢淵世達之右。今兩人已經題卹。而本官不得一邀大典。非所以旌勞吏而慰幽貞也。曾公是其言。乃會同東省巡撫及巡按御史。合疏請於朝。天子方嘉盡瘁之臣。昭死事之節。乃下其事禮部。如會典所載議卹以聞。會時事日亟。而北都甲申之變作矣。府君繼為之請。適太倉張公采方司侯制。固詳知其事。為言於尚書顧公錫時。專奏議卹王父特贈尚寶司丞王母贈安人。然天步興除之際。恐典籍散亡。王父母之純忠大節。或未及編於國乘。良年不勝大懼。謹畧次始末。庶後之君子得以攷焉。

徭役論

孫宗彝

馬端臨之論差役詳矣。其曰差役即今之里長當年者是也。耕稼之民如蹈湯火。凡百侵擾求無不應。率破家產為之。此就貪墨之吏。脾睨柔順者為言。而今則雖有循良亦不得不驅而使之。委於其分之所應得矣。此就朝廷見行差役之時為言。而今則雖奉王言不容於正項之外。苛使其民。而里民之當官者。家破人逃。所在都有當事付之不知。知亦不問。文法不得不相遁矣。其曰僱役即今之建議均差者是也。民既出僱募之費。則其身與官無與。而貪毒無所施。然在當時猶謂一承僱役。羈身官府。則左支右吾。盡所取辦。終至破家。其所依者民也。而均差則惟輸之於官。所僱者在官之人。官收吏吏。吏用官核。官以為家事。吏以為身謀。有一定之差錢。有餘不足。惟其所使。無復有增取於民之法。則貪黷之妄想皆息矣。在當時又謂僱役變為義役。豪強尚制。寡弱受凌。而均差則端除此弊。不論薦紳士民一體辦納。田畝之數。瞭如指掌。按籍而求。不差銖兩。雖有彈暴無所施其技。至所云前此差役之破家有皆愚懦畏事之人。故一入衙門如羊遇虎。甘受噬嚼而不敢怒。而桀黠之徒自能支吾。而費用轉少。反以出僱役錢為不便。若此之弊。古今一轍。是以均差之法紛曉易模。加以廟堂之上。一意恤民。惡聞起派名色。必痛行禁革。究之民不能釋差。官不能釋

民差不能釋費。公派則少。私派則多。奸吏之外。又有奸民。勾合分肥。無所不至也。明派有數。暗派無數。吏欺官。官欺民。民欺花戶。一鹿十馬。不可窮詰也。蓋為政貴取其平。孟子所謂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為政貴權其通。周公所謂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也。在為有司者。有限之俸錢。有限之公費。未必盡足以給差役。安得不苦其民。為上司者。又不能局鑰是司。必防交至。而使以文移相詰責。民畏有司之切膚。而不敢直陳其疾痛。在朝廷。但有不得勞民之令。而清問不能遍於窮簷。從來功令嚴捕盜。則下諱盜。而盜愈多。禁役民。則下諱役。而役愈重。往往然已。權地方之衡。辭定差額之重輕。即以地方之雜稅充差役之煩費。貲之於官。若俸錢之有定額。事由已出。計算必精。必不使吏有侵蝕。官有包賠。而里民但輸已糧。完即省發。不令一毫差役之苦。將見農事日興。閭閻殷富。且也民易為民。則吏亦易為吏。循良輩出。廉善成風。三代之治。有不再見於今者。不敢信也。

淮揚治水全議

禹治水曰疏曰導曰決曰排。書曰鯀堙洪水。堙塞也。水性就下而鯀塞之。故九年而績用弗成。今之治水皆用鯀智。不用禹智。是以水患不息也。淮與河會。舊制使淮強於河。故曰清口。及今清口淤阻。以至黃強於淮者。周橋不開。翟壩不修。高堰開壩。故

也。其說載於河防河志諸書甚詳。其略曰。渾河沙重。所向必淤。原借淮水之勢合流入海。以刷其沙。聚全淮以敵河。強弱且不及。況分淮而東注乎。淮減一分。則淮弱一分。淮退一尺。則河進一尺。淮退而河之入海不能刷沙。沙壅而河流不迅。清口必淤。清口淤則上流必潰。今河屢潰而不察。所以致潰之由。無怪乎續用弗成也。周橋前明從不輕開。潘總河黃南河爭之甚力。其言開周橋之害。及鄰人必欲開周橋之獎。極詳。我朝定鼎。周橋亦未議開。止順治十年大旱。暫開濟漕。得雨隨閉。故初年不見水患。至康熙元年。周橋奸人營開放船。遂至大水衝決漕隄。郵民控訴。而首事者文過飾非。反執宜開之說。以為搪塞。為宜開之說者。不過曰高堰防決耳。不思本朝二十年。周橋不開。高堰曾決否。蓋高堰高於周橋二尺。周橋又高翟壩一尺。高堰水滿。則早已漫過翟壩。周橋下湖矣。何待開開而後水下耶。蓋平時開開。則晝夜不舍。湖水必漲。湖水先漲。加以橫流一至。則潰隄沒田之害。所必然矣。上年垣中李宗孔條陳。朝廷遣部臣看視。已議常閉。必待高堰水滿。候漕臣親行開放。雖曰周橋不可輕開。而尚未知周橋必不可開。開周橋則為害於清口。河事大壞。事皆由此。蓋周橋翟壩高堰歸仁隄。淮之上流也。閉之修之築之。所以關清口而疏河淮也。今周橋不閉矣。翟壩不修矣。歸仁隄不築矣。高堰開滾水壩矣。此今日之上流不治也。淮

揚百姓可為痛哭流涕者一也。若夫雲梯關則又淮黃合流而入海之下流也。水以入海為歸。大禹之治水也。導之疏之。皆所以治下流也。黃河自西而東。一路皆挾清水而行。而其沙不壅。至清口全憑淮水之力。迅速同歸於海。是以清口之下有五大險工。若馬廐建義等處。險工者。謂水至此則迅急而宜防其潰決也。今因淮黃之流不合。而險工不險矣。險工不險者。沙壅故也。下流沙壅。則上流愈緩。愈緩則愈壅。愈壅則愈潰。潰於南岸。則水滄鹽城。潰於北岸。則水滄安東。安東之岸潰也。且留此以為入海之路矣。不思今日安東入海之路。能及舊制雲梯關之路。濶且深乎。不使之就濶且深之路。而任其就狹且淺之路。此今日淮黃之下流不治也。淮揚百姓可為痛哭流涕者。又其一也。下流不治。淮黃之故道不復。黃河遂由天妃關而入運河。淮安府以南。高郵州以北。運河皆用黃水矣。運河之渠。曾幾許寬濶。而能容黃河之水乎。沙停水溢。勢所必至。而又不施挑濬之力。但主加隄之說。年復一年。隄之高而危也。如累基然。是以淮安以南。高郵以北。城郭人民。皆危在旦夕也。且也淮水又由周橋翟壩高堰之滾水壩。直入高郵之湖。湖與運河連。是運河又受全淮之水矣。運河之渠。曾幾許寬濶。能受亂淮亂黃之奔騰乎。開運隄之滾水壩。而使之東注於下河。又勢所不得不然也。此下河之昏墊屢煩。

聖王之殷憂而迄無成功也。其無成功者何也。蓋前此所開之海口曰天妃曰石埭曰白駒曰丁溪曰草堰皆近范公堤內之海口也。水之東注高郵之滾壩也。去各海口有三百餘里者。有二百餘里者。更無有百里之內者。水之既下滾水壩也不能直趨此數海口也。瀰漫浩渺。先渰民田。先沒民舍。而後流入此數海口也。田舍不已成廢壞。民人不已為魚鱉乎。此今日下河之下流不治也。淮揚百姓可為痛哭流涕者又其一也。然則治下河之下流應如何而後可。清隄一綫自淮安府以至揚州府沿隄三百餘里。原設有開座以洩運河之水。小者不具論。如寶應之子嬰溝開。涇河開。皆開之大者也。隄有開則開之下皆有河以通海口。法至善也。今因開下之河不濬則開下有田之家皆視開開為畏途。有賄囑修開之夫改大為小者。改深為淺者。有借修開之名而反閉開者。蓋以開下之河不濬。水下開則漫入民田也。若江都之芒稻河。原洩水以入江。灣頭開原洩水以通鹽場。高郵城東之廟橋河。城南之馬飲壩。原皆通鹽場之河以入海。而今則淤墊淺狹。水不迅流。諸開之下流不濬。而欲水之直趨海口。勢有所不能也。況今開運隄之滾水壩五座。計壩口之丈尺二百有餘。滔滔之水建瓴而下。散漫民田。始事之初何嘗計及民田之渰沒乎。為救運隄計耳。有為閉壩以救下河之說者。不知開高家堰隄之滾水壩者。原以高郵之河之湖為壑。

也。開高郵運隄之滾水壩者。又以下河為壑也。若不閉高堰之壩。而遽開運隄之壩。則洪水澎湃。高郵之人民。殆無譙類。高郵之城郭。且無寸土。又何有下河之民田乎。屢屢

聖懷。飭開下河。而究無成功者。何也。水不由地中行也。審是則下河之下流。必藉春鍤而後開。若黃河之下流。雲梯關者。則大不然。蓋凡為河身皆土也。人力可施也。黃河之身沙也。水挾沙而為河。沙旋挑而旋合。極春鍤之力。而總歸無用之地。然則雲梯關竟不可治乎。曰。無難也。禹貢九河既導。孟子曰。禹疏九河。疏之導之。用人力而不用人力也。用人力者。有疏導之具。不用人力者。用舟用風也。以疏導之具。施於舟。以舟楫之力。用於風。鼓盪於波濤。疏通其淤墊。天人之功各半。而以水治水。則事半而功倍矣。雖其具不一。其法不一。而疏之導之之法。則該於此。議治淮黃下流之策。曰。疏。議治下河下流之策。曰。濬。濬也。疏也。同也。而不同也。有天工焉。有人力焉。所謂深明乎水之性而治之也。而皆不外乎費讓治河之三策。然則築之一策。竟不用乎用而不用也。何也。高堰原不洩水。復其原堰而已。翟壩原無殘缺。復其原壩而已。周橋之閘原不開。復其舊制而已。又安患淮黃之不歸故道。而淮揚之不奏平成哉。

淮揚治水利害議

水之為害自古以來未有甚於今日之淮揚者也。考諸載籍曰：河決某處，塞之耳。溢某所，築之耳。從於某方，挽之使復其故道耳。今日明知當塞而不敢塞，清水潭是也。明知當築而不欲築，歸仁隄翟家壩是也。明明有故道可復而不能復，雲梯關是也。嗟乎！水猶賊也，賊逆之為害，以其噬我土地，傷我人民也；損我財賦也，梗我車書也。淮揚之土地人民，汨沒於巨浸者多矣。

皇仁蠲正賦若干，連年費水衡錢若干，其於財賦何如也？至於水發則泛溢奔衝，一洩千里，揆今之勢，由冬入春，斷當枯涸，倘三月桃花後期不至，東南貢艘停篙不前，梗之為害，有不可言者矣。是賊逆易平而水不易平也。豈細故哉？竊惟水之不易治，蓋始於未明水性，而又不講古人之成法，以至斯極也。水豈不易治哉？請言水性。河之性與他水異。山海經曰：河源渾渾泡泡者也。其崑崙出蔥嶺，于闐過隴，西河開，迤沙州，遶河，蕩然黃沙，周圍數百里，河便挾沙以行，水一斛沙六斗矣。物理論曰：河色黃，蓋濁之也。濁則重滯難移，必有清水滌之，且挾持之而後行。河之性也。於是有洮水烏頭水，崑川白渠，太羅等水注之，過西河，又有端水蒲水注之，出龍門，則汾水涑水注之，至華陰，則渭水洛水注之，湛水沛水濟水來注於成皋之間，對玉門，又合於汜水。非如是，則河不能東也。河之性也。在禹貢則有所謂伊洛瀍澗沇濟汶漳渭汭。

沂泗諸水與之錯綜互會以行。知河之性故也。東過蔡陽浪蕩渠。即大禹開之以通淮泗之路者。蓋河至是。即不能不藉淮之力。相為疏理。非分河入淮。乃會淮滌河也。歷至漢平帝時。河沛決。則用王景防遏衝要矣。陽嘉中。又自汴口以東。緣積石為堰。河通古淮口。咸曰金陵。是河之與淮合所從來也。厥後引河而南。並借淮水入海之路。以轉漕。蓋以河治漕。以淮治河。河治淮治。漕亦治也。而總河王邵院一入境。即有河淮不必合流之疏。是受病之源也。雖經臺省屢疏商榷。而此說膠結。遂成枝梧。以至於捉襟肘露。而大功難成矣。今日之淮與河。果不合流矣。雲梯關。河入海之故道也。上有清口。為淮合河之關鍵。蓋由盱眙諸山。亘程壩周橋高良高堰一帶隄壩。併全淮之力出清口。使河沙至此而滌。直趨入海。其下有五險工。險工者。河流迅疾。故險也。蓋河至此而不迅疾。則沙停。下流沙停。則上流斷然淤淺。淤淺則斷然潰決也。今清口不清矣。險工不險矣。雲梯關一路。竟若斷溝行潦。微茫一綫。而河之大勢。乃全決於安東。以安東為尾閭矣。安東決口。能如當日河身入海之深廣乎。潘季馴曰。河面狹則逗留。逗留則淤淺。淤淺則潰決。勢之必然者也。是以上流黃家嘴蔡家樓諸處。東西兩隄。時時告潰。目前又小決數處矣。至於淮水全力不出清口。乃由程壩二十五里。泛漫入高寶諸湖。而漕隄受其害。年年潰決。處處潰決。而清水潭東隄。遂

成必不可塞之勢。連年運船涉湖而數十里。遇風輒沒。過二十餘隻。其害端已稍稍萌見。然尚曰西隄可以維持也。在今日則西隄亦不敢塞矣。塞西隄則淮水大發。時潛隄二百里皆不保。由此觀之。日甚一日。是隄不限也。清水潭之所以不敢塞者。由翟壩不壩也。古曰壩者。謂用以塞水也。古曰天然減水壩者。謂壩宜平不宜高。桃花水漲。賴之平漫。以殺水勢。不過五七日而止。無傷於淮之全力也。今則全淮入湖。全壩變而為河矣。然則此壩宜築矣。所以不欲築者。以歸仁隄未築故也。歸仁隄之所。以不築者。淮水之故道淤。將由此入高寶。即黃河西決之支水。將並白鹿邱家湖。亦由此入高寶也。故不欲築也。且有隱情。淮北河身時淺。回空糧船。每從此南下。留此以備萬一之濟也。而乃藉口曰危高堰。又曰危肝泗之民。試思翟壩未汕。周閘未開。將百年矣。曾決幾高堰乎。曾沒幾肝泗乎。譬如人病泄瀉。不下補脾之劑。而曰恐積熱生癰。有是理乎。脾安則諸病皆理也。然則歸仁隄宜築矣。而又不欲築者。何也。以黃河之上流淤淺。時告潰決。如蔡家樓白洋河一帶。水西溢無出路。則泛濫難於收拾。且留歸仁一路。使入洪澤湖。合下高寶也。而乃藉口曰經費浩煩。夫三年以前。未嘗苦經費也。及今不治。究不能已於經費也。嗟乎。以高郵最窮之地。清水潭一隙之區。竟為亂河亂淮爭趨之路。能撐支幾何時。其不盡陸沈化為波濤者幾希矣。民命

不足恤。如漕運何。然則淮揚之害不可平乎。曰無難也。因前人之成法。思前人之精意。得之矣。

謝孝子傳并序

予客武林。武林人多稱會稽太守張禹木賢吏也。噫嘻。予之知禹木也。豈自今日哉。甲午中州鄉試之役。禹木佐南陽。得其事。實賴左右。以有厥成。予謂元中丞佐五日。任官惟才。敷政惟誠。張南陽之較士也。惟公惟明。惟虛惟勤。而悉本於誠。其臨民也。予既知之。才與誠合。昔人所謂可以為大臣者也。夫以其較士。知其臨民。予之所論者。禹木之心也。而實未悉知其臨民之所有事。今讀同年方樓岡太史紀聞之作。其在延長。則有為鄭賦奇還配之事。其在南陽。則有為謝萬程贖妻之事。夫男安居室。人之大倫。鄭賦奇因之平其冤。謝萬程因之彰厥孝。惇倫明禮。刑俗維風。不出家而成就。禹木其能崇政本者哉。秀水曹秋岳先生有李宋宋題詞一首。袁荊州擇菴譜為傳奇。宋宋即鄭賦奇之配也。既賴禹木以傳。若謝萬程當妻以殯其父。李氏力紅粧以守其身。禹木以為節孝雙奇矣。孝者天之經地之紀也。達於邦國則天下平。作謝孝子傳。

謝孝子。南陽唐縣人。名萬程。娶妻李氏。楚人也。事親孝。父係為諸生食餽。攻舉子業。

躡園場屋。司農既裁餼廩。萬程夫婦耕織供滄澁無闕。儀老且死。不克殯。夫婦號泣。擗踊里巷。慘戚亦不克助。如之何。即殮。亦不克葬。如之何。萬程目其妻泣。若有言不忍。李氏知之。請自鬻為喪具。目其子俊娃泣。時俊娃生甫五閏月。不忍戀。遂行。里巷哀而記之曰。某年七月二十日。孝子謝萬程鬻其妻。隣村董官店有王全者。先有子七歲而寇掠之。遺唐縣道中。有翁嫗拾而養之。遂以為子。義不得返。全乃議置妾。以二十四金買李氏。氏歸焉。泣而請曰。妾生士家。知詩禮。翁死不得已而出。願早夜供織紵。全氏節君德益洪遠。必昌厥嗣。全許之。越明年。金子所養其家之翁嫗皆死。得歸。全兄大有以為逃人也。憇於觀察使。詞連李氏。時南陽郡丞漢陽張公名三異。有奇政。遠近戴之。屬之捕。張公檄與往曰。毋驚擾我民。王全至。偕少男子曰。非逃人。我子也。向掠今歸耳。詢少婦何人。曰。此是我妾。非我妾也。昌云乎。爾唐縣謝萬程之妻。鬻我為妾。妾來惟涕泣。不從為妾。從織紵而已。詢李氏且涕泣。願召萬程廉之。萬程至。且言所以鬻其妻者。張公歎曰。古有傭身以葬其親者。世傳至孝。爾若此。可謂孝矣。乃答王大有而畀全金。賞萬程幣。示於衆曰。某年七月二十日。孝子謝萬程夫婦完聚如初。而旌其門曰。節孝雙奇。里巷無近遠。咸贈孝子金與粟。人以為張公之能化民訓俗也。

卞處士傳

卞處士名時璋。荆王其字也。先世昉曹叔振鐸。食采於汴。至晉琅邪內史統。為濟陰
宛句人。生六龍。並登宰府。元仁名粹。惠帝初為尚書郎。繼為侍中。中書令。進爵為公。
長沙王乂忌而害之。生領軍將軍忠貞。公薨。父子殉蘇峻之難。史稱其父為忠臣。子
為孝子。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景定侯。宋建炎中。後裔古庵公名某。扈
蹕南渡。占籍江都。元太士公名某。避亂於基沙里。是為揚之始祖。十傳為祥符公。以
儒術顯。實生處士兄弟四人。處士其仲。生而篤孝。童時遇果餌。未奉兩尊人。不敢先
嘗。居喪飲水食蔬。杜而後起。盡三年之哀。長嗜讀書。母念先世以忠孝顯。思植大節。
以光前人。遭家中落。異母弟季去其鄉。慨然曰。忠貞公以淮南少中正王式。繼母二
居。為違禮傷教。司徒侍中不加貶黜。奏請并免其官。奈何忍吾弟之竄徙乎。乃躬跡
其所之。携之歸。為營田廬。俾安居焉。忠貞公有賜祠於揚。族大繁。至二千丁。有極貧
不能自存者。處士心傷之。患囊橐中無可贍給也。於是棄帖括業。鏐且為疏通鹽筴。
走燕京。所指盡皆得富。而積弊清。國課饒。家業亦尋振起。而處士乃能獨行其志。因
營其忠貞之祠。檮杌煥然。歲時伏臘。集族之人。講孝弟仁讓於其中。有不率者。請於
祖。夏楚從事。貧不能舉火者。計口而授之食。散於四方者。輒告之使歸。婚喪無計者。

悉周之庶幾忠貞公所謂畢志家門者也。因而推於嫺姪友朋之間。里黨之內。見有
驚子女於人而失所者。為償其值。取還之。有紛難經年訟不休者。排解之。有以妻孥
相託者。終其身踐其言。必無所負。歲饑饉。出粟賑貧民。以千萬計。江楚被俘子女過
江者甚衆。乃與同人合力捐貲。募贖而歸之。斯皆處士之仁。即善推前人忠孝之所
為者也。國家軍興。賦額減缺。倡先輸助。聞於朝。授迪功郎。處士曰。我先人翼亮
三朝。守死勤事。身當矢旄。父子併命。蓋赫赫於簡編。而吾以銖兩損益。猥荷國榮。
忠貞公所云命重人輕。不敢辭憚。豈其素懷乎。乃訓誡其子茂華。力志於文。崇學取
友。以顯聞當世。併書感應一篇。置其座右。教以積行存仁。毋墮前人之絕業云。年五
十九而卒。卒之日。無片言及家事。攬衣正坐。類有道者。則處士之所養可知已。今世
多聞人。跡其生平。有如下處士者乎。

史壽平墓誌銘

嘗讀元史。慨然有慕許謙之為人也。以今所見史君壽平。殆其流亞與。士不幸生聖
教泯闕之後。責自樹立於儒術之中。以扶進乎世道。要其本不越義利之間而已。予
昔奉教於先大夫。以君子喻義。小人喻利。為觀史觀人之法。古今之人品學術。胥於
是焉辨。每以斯驗諸朝廟鄉井之所與游處。輒不禁浩歎於聖人之遠久而彌隆也。

歲丁酉之冬杪。乃得接於邵伯史壽平。時方與兒子己安同鄉舉為兄弟。相其容止
氣象沉潛博大。乃恂恂然似不能言者。心異之。厥後深知其為人。竊以為世道所攸
賴者。必斯人也。今壽平歿且葬。同人屬予為之銘。予曰。壽平子畏友也。忍不勉為之。
君諱爽。號襄園。壽平其子也。先世為揚之右姓。居邵伯埭。代有聞人。其曾祖某公。生
二子。長永巖公。前明丙辰科進士。官太守。次本沖公。壽平之祖也。生際亨公。博學篤
行。領戊子鄉薦。授縣令。稱世大儒。里人多宗之。際亨公實生壽平。幼能讀。年身書長
而有聲於庠。不苟言笑。妄交游。尤慎取與。丁酉舉於鄉。其砥礪儒行。不同於時。人稱
之如際亨公。揚之人文蔚起。每鄉榜放。獲雋必十數人。而壽平獨以品行卓冠一時。
同人欽重之。蓋其立心制行。皦然於義利之間。非一日矣。吾揚繁勝地。俗尚靡麗。而
壽平不染於其習。邵伯埭財貨萃處之鄉。人無論秀朴。咸營作生產。而壽平絕不踵
於其智。篤志潛修。好學服古。纂輯古聖賢書。咸可觀覽。文獻通考鈔成。予昔嘗序之。
史氏之家學。於此見矣。又為歷代選舉攷議。以為此事繫天下治亂之故。不可以不
詳。許謙之學。專於義利之辨。一生不與人談及科舉。恐其隣於利耳。壽平之為此。即
其意也。其孝於親。友於兄弟。皆錫錫惻惻。純以天性周旋。而非僅省膳視杖。共被之
文。其交友必以信。又好義施焉。同年友程舉生遭值大難。平時所與遊。皆避匿去。壽

平以身左右之。託其子且以女字焉。里黨有災患。卽則然。宵旦極思所以拯救之道。里役不均。倡義立挨戶輪催之法。至今便焉。揚州鈔稅之弊。每有苛役下鄉鎮。目措典勾索。小戶行旅貿易之人。小民苦之。為陳於有司。得禁止。至留心世務。蓋不一端。其最大者。淮揚被水。患十餘年。繇任事非其人也。千里之內。民無田矣。亦無廬。又無生計也。父母妻子。無能相保也。子蒿目傷心。有私憂焉。而壽平實與予同之。參考前人之制。上之有司。有漕河攷。有淮揚水利圖。議有周橋翟壩。議有沿海水利圖。議無不詳確有要。助予所不及也。尤不可及者。主者既魯於事。幕僚主之。又胥徒主之。所在豪猾。皆得而居奇。不能與爭。萬姓之命。則金錢主之。壽平委曲調劑其間。捐囊橐。不足繼。易產不恤也。予怪而問之。曰。予父志也。嗚呼。仁孝有如壽平者哉。予每論天下士。人盡當仁。人盡當孝。推而至於行事。則沮喪不少。何故。利欲之心。窒於中也。處今之世。能薄於利。則厚於德。不擅利於己。則必能大利於物。非儒者不幾此矣。予是以以稱許謙者稱之。其道則猶聖人之道。心猶聖人之心者也。壽平領賢書。不汲汲於仕進。而僅以學博顯。將之任。卒於塗。歿之夕。命予曰。予一生學為聖賢。此一刻事乃畢。嗚呼。壽平不死矣。元史於許謙書卒。其人足以傳也。誰謂壽平不永年哉。壽平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生子二。克欽某。女二。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里之原。為

國朝文匯

卷七

十六

國學扶輪社印

之銘曰。

學焉不已歸復於主。其人不亡於今猶古。

願息齋詩序

周啟鵠

歲庚戌徐子竹逸刻其願息齋之詩集成問序於澹木道人先是竹逸司理歸刻道遊一集道人既序之詳矣今復有詩且名之曰願息奚好吟而無息也竹逸曰詩正子之所為息也官雖左遷而

皇仁求舊世固不予息也高堂有母八十餘老矣願息焉以事母朝饔夕飧優游聚順凡夫境之所觸目之所寓心神之所注存一切可歌可咏之事皆有詩以繪之以涵泳吾性情以全吾孝養吾之詩正吾之息吾之息止吾之願以事母也道人曰李哉竹逸之願息也詩云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詒人君之勞使臣追序其情以曲體夫四牡馳驅之日未嘗不以親為念也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蓋行役之不均不能遂養其親因咨嗟歎悼夫士上之人不以我之親為念惟以王事勤乎也北山則求其息而不得四牡之章則既息矣而猶憫夫息之遲古君臣於孝養之際不綦重哉而竹逸之願息何其曲暢乎吾君上之心而不以叔世之勞臣薄自待也嘗觀夫息之義矣嚮晦宴息時也狃於晝則達倦飛藏息機也強於行則戾風濤靜息勢也終於怒號則過滋生以息運也偏於發育則窮世之人當夫可以息而不自知其應息而尤怨隨之者比比矣以視竹逸不遑庭耶竹逸曰子言則然

然非予之志。使予揆度勢時。乘機與運。而後息焉。則是事親之道不誠。而日事吟咏。以豫悅吾母者。皆名也。庭幃之內。豈好名地耶。吾以全吾願焉而已。澹木道人曰。子之息誠善矣。吾知子有年。顧自以為知子。乃今而知吾之未盡知子也。噫嘻。人如竹逸。人固不易知也。

荆溪偶吟序

申子維清。蘇人也。與豫章嘉會。熊公相友善。熊公別駕毘陵。署宜篆。維清客焉。熊公性好客。交遊徧儒雅。未嘗以利名市。宜雖僻。山水之勝。頗足觀。熊公既好客。又攝令事。故遊宜者不乏人。然未有遨遊於山巔水涯。樂以忘返如維清也。熊公曰。維清吾道義友。寄情山水間。吾為山水主人足矣。他非所知也。於是維清留宜久。詩益饒。因出荆溪偶吟若干首。俾予序之。嘗考申氏為吳門巨族。維清為文定公之從孫。四齡而孤。事節母至孝。發憤領鄉薦。讀父書必聖賢自期。出而仕在隱顯際。今鬚髮雖白。而氣體堅健。不減終軍棄繻時。其得於素養者深也。間與吾宜諸君子命酒徵詩。意興豪上。快論雄談。浩浩焉。落落焉。不復知人世間。猶有感慨悲歌之態。色或以熊公問。則曰。公撫字催科。講之有素。今得當矣。予方外人。甯足煩吾慮。杖履之暇。坐對埭煙。與野寺鐘聲相送迎耳。噫嘻。人如維清。可多得耶。宜熊公為之賦白駒繫之維之。

而金玉之音。維清因得表見於吾宜也。昔賀季真令任城。太白少陵往依之。登樓賦詩。臨池浣筆。迄於今。天下之人。憑高俯深。傳為盛事。今熊公署宜。維清客焉。其為任城也多矣。安在百世而下。文人墨士。不以美任城者。美荆溪耶。

漂母祠記

余嘗過淮陰。見漂母飯淮陰侯處。母祠在焉。悵然者久之。既而歎曰。是固宜祀也。淮陰侯往矣。世豈無繼起如侯者。世有淮陰侯。則漂母宜祀。然淮陰侯不恒有也。不恒有而羣淮陰之人。以為世特無淮陰侯其人耳。有則必為漂母之所予。世無淮陰侯。則漂母尤宜祀。雖然。漂母因侯而得祀者也。淮陰之人。不祀侯而獨祀漂母。何也。考之祀典。為人禦災捍患者。則有祀。楚漢紛爭。糜爛其民者衆矣。當淮陰侯王楚時。無論漂母毒無恙。即辱已少年。下鄉南昌亭長。依然也。天下變更。江淮如故。安知非侯之雄才遠略。有以曲護乎父母之邦。而置祖宗墳墓。安於磐石。兼有造於全淮也。後之人。唯祀漂母。而不祀侯。實之祀典。將母缺歟。曰。是不然。天下事。觀於其大。而後知細者。為無可加。歷數淮陰侯生平。凡夫君臣之際。朋友之交。特識如滕公。薦拔如蕭相。親信任用如漢高。皆無能出漂母右。漂母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噫。使漢高蕭相輩。盡能如漂母心。甯至有鳥盡弓藏之歎耶。且淮陰侯之報漢者多矣。登壇一

對是屈項王之智勇仁強以報漢還定三秦是并章邯黃霸司馬欣以報漢襲魏破趙平齊是舉蒲坂邯鄲渤海瑯琊諸地以報漢卒至垓下之歌起烏江之憤消是蓋挈二百四十年之帝業拱手而報之漢天子矣至如拒武涉之說謝蒯通之謀則精誠自矢是又竭一身之頂踵髮膚無一不為漢報也漢高曰彼善將兵多多益善前此之功固所優為我之於信厚矣舉齊而欲自王徵兵而不速赴彼將留餘力而不盡圖報於漢也滕公蕭相曰在帝前不一引手救豈非以素有恩於淮陰一旦得志頓忘我耶噫漂母一飯救淮陰侯於飢欲死之時漢高推食起淮陰侯於死復生之日侯不負漂母忍負漢高耶漢室君臣苟以漂母之心待淮陰信之勳比隆伊呂何疑焉嗟嗟漂母真堪崇祀千秋矣然則後之人不祀侯而祀母宜也漂母之識量固超於漢室君臣淮陰侯之所傾心感悅於九原者也

重修蛟橋記

蛟橋跨荆溪上當縣治之前環邑諸橋俯首讓焉蓋規模宏偉勢莫與京而為邑之人憑眺瞻依有異於諸橋焉竊按宜誌橋成於孫吳之赤烏二年至晉時有蛟潛其下為民害周孝侯斬蛟而害息橋以甯嗟乎宜邑縣治地自孫吳以前遡秦漢而上不知幾歷年所矣未聞有橋有蛟焉逮橋成百餘年復有蛟以潛之則橋之深廣浩

漸不問可知。已自六朝迄唐五代遞宋而元而明。人世代更。橋如故。

皇清肇造。橋之堅者。隨地者。地豈積漸使然歟。或鼎建伊始。百度維新。而橋亦因時改革耶。惟時邑之紳士大夫。謀所以新之。庀材鳩工。不煩官帑。不勞民力。因其舊而修建焉。閱數旬而工告竣。因合辭請曰。是不可無記。余聞之。父老云。孫吳時之建此橋也。荆水深濶。功難成。易圯。基其下如上。蓋上下如環焉。故後人名之曰月橋。其絛亘而長。又謂之曰長橋。至孝侯斬蛟。則更其名曰蛟橋。於是蛟橋之在宜邑。列十景中。為蛟橋。夜月。誌勝也。蓋謂風清月皎之時。為宜邑之人之勝遊也。登其巔。見南山馬鬣雨沈焉。類雉堞崢嶸。足以驗皇輿之固。拱北辰而互維京國焉。噫。勝矣哉。其規模宏偉。莫與京矣。宜乎羣邑之人。憑眺瞻依。不忍其凌葬圯壞。閱數旬而功遂竣也。抑余居此有年。嘗見橋之上。橋之旁。有羣衣而羣赴者矣。有浩歎而悲愁者矣。有困頓蹢躅。不遑側足者矣。有啼號跳躍。不堪再步者矣。有顛厥體毀。厥形呼親知而不聞。叫彼蒼而莫憫者矣。噫。此何為者也。抑亦有以使之而然也。自橋成以往。毋復見此形。而恒親勝遊之蹟。誠厚幸也。噫。難言之矣。是為記。

潘梅庵公傳

公諱滿。字德容。梅庵其號也。宜興之和橋人。代業儒。素封。父如愚。公有別墅南湖。

與顯宦者鄰。計侵業如愚公拒之峻。顯宦誣以事。致諸獄。析券獻之。然後釋。當是時。梅庵公尚髫髻。憫父冤。伺顯宦出。舟抵和橋。進謁。懇以大義。顯宦直斥之。弗為禮。公登岸。踉蹌歸。大慟。和橋巨鎮也。民居數千戶。遠近聞之。無不歎。潘如愚公有子云。公豐頤偉貌。體充碩。喜飲。喜談論。雜以談諧。凡古今上下。幽奇隱僻之事。恒人耳目。未見聞。公觸緒引伸。鑿鑿言之。不一爽。自為諸生。而氣宇英特。與儔人迥異。為文敏贍。數千言立就。性尤慷慨。好施予。嘗大言曰。使予得君行志。則為所當為。視其職。至夫行利濟之事。以愛人育物。人苟有心。皆可為之。豈待仕哉。若置身通顯。踞得為之勢。與時與地。不此之務。而戕民以自逞。彼獨何心。吁。可歎也。嗣是起家。中翰。兩司文衡。擢兵曹司。督捕。掌武選郎。出守河間。左遷南東郡貳。陟長蘆都轉運鹽使司。數歷中外。垂二十年。所在皆著異績。而愛人育物。行利濟者。不勝計。當其守河間。值世祖章皇帝升遐。營軍以缺餉。故揭竿夜起。礮聲四集。勢披猖。莫遏。撫軍某夙稱巨才。事倉猝。無以應。公曰。驕軍之勢。遂河間。則無民。朝廷之法。行河間。無軍士。兩敗也。乘其未遂。而抹之。安軍士。即以安吾民。疾呼酒至。列數大斗於前。一飲盡。軍騎運出。諭以逆順禍福。隨大開府治。坐堂。皇引諸軍。逡巡擁擠。不敢入。公命能言者數人。進與之期。數萬金兵餉。以一身任之。河間軍民悉安堵。天津距河間三百里。公繼為鹽

官。與鹽使周公歷長善課商之暇。行部海隅。不廢樽酒。一日。公大醉。悲惋唏噓。晚周公曰。視此白骨盈盈。徧郊原皆是者。君得無意乎。聞之居人。自故明迄今。積累使然。吾輩官斯土。凡斯土所有事。皆吾輩事也。起死人。肉白骨者。伊何人。不謀所以掩護之。虛此行矣。周公領之。因相與集枯骸。設醢事。鑿坑塹。運灰石。而累累之。大家以成公之力也。公自順治己丑成進士。而卒於官。在康熙戊申三月。無日不仕。亦無日不飲。飲則輒多豪舉。亦無擇美好醇醪。至當官職業外。為利濟事。亦猶縱飲劇談時。意興蓬勃。灑灑洋洋。無顧瞻卻慮。忘其體之疲力之瘁也。河間津門。概舉之以表見一班云。先是如愚公遭顯宦後。念公之生無昆弟。尤絕愛之。不欲其勤苦。公年雖未壯。益矜奮自勵。讀書不間寒暑。嘗篝鐙徹夜分。如愚公與陳太夫人。必整襟坐傍舍。互相更代無寐。恒清夜訓公曰。讀書做好人。無若吾宜所稱顯宦者。儔也。公揮涕拜而謝曰。謹受教。由是佩以終身。吁。公其善成先志者矣。

澹木道人曰。梅庵公用世才也。而孝於親。厚於朋友。其性生有之。公少予二歲。總角時識公。心竊稱異。及壯。同入仕途。俱京職。寓舍鄰近。暇則相遇縱談。或命酒。或論文。賦詩。無不同。其不同公久者。惟公頒詔典諸兩往粵西時耳。任河間甬東。又北而天津。地雖遠。政聲盈耳矣。時予亦淹塞。往來南北。每遇公。然公未嘗以盛衰之故。先後

國朝文匯

卷七

二十

國學扶輪社印

視予頓殊也。觀其心有可以助予而不至終窮者。皆欲勉其力而為之。惜乎其死也。嗟嗟。公雖死。而公之長存於世。不與身俱逝者。固無涯也。

重修開化縣譙樓記

朱鳳台

朝廷設官分治。其與民最親而得以快然行其澤民之志者。皆莫如縣令。則縣亦如一家然。令蓋其長乎。故考令者。考其令於縣者也。猶夫過人之庭而見其紀綱之治亂。子弟之謹肆。即可以定其長之賢不肖。則凡縣之事。皆令事也。說者又謂王者建都封邑。為四方向背淑慝之所繫。則縣實為百里休祥之本。亦如今而靜則民和以永。令而震則民煩以促。一則操應於事。一則操應於形。而論治者往往形不足以勝事焉。雖然。令之居處視聽。凡有所以臨乎下者。則形亦事也。於是凡有建置。皆為王制之所必詳。而所以準一邑之耳目。開百代之風氣者。又莫如譙樓。為尤重。開城於山。而山乃不欲其有城名也。環而山之樓處其中。儼然與諸山相拱揖。而羣秀實趨會焉。或曰。此開邑人文之所繇鍾也。余三邑故友而已。未幾全隳於水。余急為興葺之。垣棟既具。悉存其舊。獨門道欲簡之。使矩焉。旁有告予者曰。邑有鼎元形。則從規制不可易。亦猶家有勛貴。而閤閤其門以明等也。開自程宿登端拱狀元至今。適當五百年。必有興者。且厯考茲樓。皆六十載必為一更。此役實遠符之。維開之靈數。於子乎啓之矣。余瞿然謝不敏。既而慨然有感於操應之說也。夫人之所求者。安且榮也。其為求安與榮之方。形家言而已矣。今天關中千里。可以享萬世安榮之利。而尚

論千古者。多懷念豐鎬之間。始原其當日。非休養數十世。不足以幾此。彼蓋有其事焉者也。古者文明之運。多釀於清靜和平之世。豈非上之人爲之哉。上無求多於民。則民之生氣日裕。久而知所以自愛。故其時俊秀之士。必重廉恥而知敬畏。升之朝廷。緩急可以有功。亦其積之者然也。受天子安人之命。爲國家積養士之報者。縣令事也。厚其蓄而嚴其操。以成縣令敬士之雅者。士事也。士積之一身。令積之一邑。兩相積則兩相應。氣機所會。動於自然。夫亦可以觀形矣。嗟乎。余讀史考古循吏。見其謀民間事。至周且悉。亦如老翁早作夜思。治中人產殷。殷爲子若孫慮深遠也。至於今日。令且以縣爲傳舍。其意計所至。無暇取縣事。即有利害因革。亦漫然置之曰。我不久當去耳。視令既薄。則自待不得不薄。夫至於自待亦薄。則天下無事不可薄。而況於民乎。如是積之數十年。吾知一邑之間。亦必有以自異者。則前此開城亦何嘗遂至如今日哉。余於是仍命卷石如舊制。翼然宮然聽觀。一新敬民事而承天休亦庶幾定國之閒。待後興者意也。因復書所以操應之異。用以自勉。并告後之令於此者。出入瞻對於其間。其或憬然於所以親民也者。是則深於作人者也。倘有無故而好遊茲樓之下者。幸爲謝曰。無敗我家事。請爲爾誦鼓鐘之詩。

靖江國也。而其患翻在水。夫水所以利物而濟人者也。今乃以為患者何哉。曰不得其歸而壅於衝潰以恣其怒也。然則非水之為患。治之不得其道而河渠之議未之講也。故善治水者。在因地為制而順導之。則可轉害而為利。余小刻內水利詳哉其言之可取而覽也。憶靖之初。環江為邑。南北不能十五里。東西五六十里。特江中一聚沙耳。然必七十二港。經緯錯綜。犁然貫注。然後足以資蓄洩而備旱潦。譬如一人之身。血脈流通。而後天關不生。故其時年穀豐熟。家戶給足。不聞患水也。邇年以往。江沙擁起。北陸無波。向之浩淼瀰漫者。久已為平原廣陌。桑麻雞犬之區矣。然而田畝雖响。溝塍未備。一遇堯湯之災。不免乾溢之苦。而永慶園東北一帶。其害尤劇。蓋其地去江甚遠。潮汐往來。未由一至。既苦於灌溉之無資。若天降霖雨。又苦於洩注之無路。此所以頻年告災。歲不有秋。而公私交困。於是父老憂思。始有開河之議。非特勢有所通。抑亦理所當然者。而黠者乃從中撓阻。妄生異議。將有虞芮之訟。亦已過矣。賴今守于公。痛念民情。深悉國計。謂疏濬水道。百世之利。行縣相度。地形務期深廣。諄諄勸諭農民。毋沮目前。以圖一勞永逸之計。於是小大欣悅。踴躍赴工。畚鍤如雲。採陌載路。起西來鎮。迤邐而東。經倪家流。漕青龍港。至湯家流。漕計地十餘里。以達於江。其河身之濶五丈。深丈有二尺。皆有程度。一粟公。是役也。賴公力為主。

持排卻異議。故能尅期鳩工。今年春大雨。幸河跡已開。雖未告竣。然已奔瀉如流。畝無留潦。江潮時至。時插無行。高下得宜。黍稷翼翼。黃雲綠海。徧滿村墟。則他日之浸灌疏滌。兌兌或者。又可想見。然後知水之為利。而公之大造于靖。未有艾也。不然者。大工不就。則大害不除。大利不興。將一方數十里新圩沃壤。不為荒茅積莽。不止安能服勤力穡。上供國家之賦哉。昔西門豹守鄴。引漳水灌田畝。收數鍾。以方我公。夫豈或異。因名之曰于公河。以志不忘。而民食公德。且與河俱永矣。公諱琨。號勝斯。順天大興人。以明經名。士官禁近。來守常郡。多惠政。故并記之。而繫以頌曰。

維靖之初。環江為邑。蓬萊水淺。滄桑變易。嗟我北鄙。與江懸隔。旱既無資。潞則泛溢。眇眇新田。日就荒瘠。公賦私租。兩俱告竭。公曰吁哉。爾民何陋。古有田疇。爰有溝洫。大禹所經。曷不盡力。譬彼懷襄。利用排決。一日之勞。百世之逸。民稟公言。固敢玩愒。勤我埭阡。具我畚鍤。斬高因下。紆迴曲折。以達于江。利我蓄洩。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滋我稻稌。蕃我麻麥。育我婦子。奠我家室。蒲席布帆。松舟桂楫。鳬鷺驚鷗。飛鳴翔集。解斷魚鱗。次比櫛。昔為石田。今為樂國。誰其尸之。維我公德。與流無極。頌言載臚。勒諸貞石。以告後來。永永弗斁。

士君子布衣窮居時。見長吏有敗行。侵愁小民者。必戚然不平於中。謂吏失若職。以
害吾民。一至於此。吾屬不幸。乃見有此吏也。其有淳明潔清。卓犖為子婦所譽頌者。
或當世躬逢其人。或得之往古記載。及父老鄉人所感愴而誦述。則必慨然咨嗟。愉
慕。謂如此真不負父母名。吾屬惜未即得志。苟得志當不後若吏也。一旦身受百里
之寄。乃不復念昔之所為戚然慨然者何若。凡可快吾意者。為之固不力。亦固不竟。
至事會一決。困敗立至。始瞿然向者之不早一置思也。嗟乎。士君子身名至此。雖百
思亦奚濟哉。夫天下事。莫不張於微而成於忽。微與忽者。思之精也。至張而成。則無
可思矣。故思者勝於未事之先者也。若既事而思以救之。則其得也半。失也亦半。而
吾謂其救之而得半者。終愈於不救之也。今朝廷爵爾祿爾。冀爾以紓民之疾痛。
為事。爾不之念。徒日夕自謀爾子孫。自豐爾田宅。抑知爾之所為歡樂宴笑者。即民
之所為怨憤哭泣。無可告語者乎。上帝不敢不畏。民生不敢不念。苟思之。民或者尚
可相保。不陷危以至於死。此民亦救之而得半者。即吏之所為救之而得半者也。故
予以為終愈於不救也。

朱碣庵傳

公諱數字。沐思號碣庵。與子居同里。少同學。老同栖遯者也。曾祖大中。邑文學。嘗舉

於陽明先生實踐有得著心印錄。為當時四方學者所推重。祖家桃鎮江府教授。嗣祖家楫萬厯己酉科舉人。江西永豐縣知縣。有清節。以不能媚上官投劾歸。父士錫。即五十年前東南士所稱魁骨鯁之兩博先生也。縣選拔貢授廣西武宣縣知縣。擢兵部職方司主事。改授吏科給事中。鼎革時。偕原配楊孺人季子北流縣知縣澆。閨門殉難。烈與北都死事諸君子等。而朱氏數世之學。始於是乎。益光嗚呼。忠孝節義。天地之所繇立也。學者學此矣。給諫獨致命遂志。明其學於舉世。波靡之日。其功於吾道甚大。今信此者或鮮。然君子恒不疑。豈非以其道哉。碣庵為給諫長子。初以給諫命。故不及隨侍。後得計。南嚮號踊慟絕者數矣。而又以拮据籍產之從六選妻。子之喪。錯忤奔道。又數年。始得為弟漆治裝為歸骨之計。而又以變煙宿莽。人徑都絕。躑躅三年。而終不能得。嗚呼。此碣庵之所為窮天極地。此痛無已。終其生為荒荒在疚之身。雖至於易簣之時。氣息支繼。而猶哀吟於迢迢之嶺雲者也。碣庵生稟異資。又以胚胎家學。岸然自立。故其一生攻苦得力。特於文章為尤著。方弱冠即受知於學使者倪三蘭先生。每試皆冠軍。乃食餼。當是時。給諫方主壇邑中。為文會。予與碣庵兄弟。並時時相過從。奉訓迪。以追隨萍厲於其間。然心懾碣庵甚。而邑侯陳寒山先生尤極稱碣庵有國士之目。壬午舉於鄉。而其父益貴重。蓋識遠才滿而又沈

潛乎六經子史之要。養其根而蒞其實。含咀醴郁。闡中肆外。以抉發聖人之微言。而足備當世謀國者之用。故曠昔諸選家所刊行之專稿。至今震耀學者之心目。猶以為奮雷之發。發芳春之始華也。繼是益又肆力於詩。與弟蒼巖家庭間自相師友。倡和極富。踴躍蘆碕之志。白首銜恤之哀。未嘗一刻忘也。故其詩淒婉沈痛者為多。可以見仁人孝子之思焉。又彙輯其先人數世之詩為詩系。人謂碕庵如蘇氏之父子兄弟。各極其才情之勝。各成為一家之言。予以為給諫獨有千古。包括天地之元氣。源深流長。發之於碕庵兄弟。譬如黃河之水。壁華臨襄。回復萬里。倘不遡之崑崙天柱。終不得其委輸分逝之故也。碕庵為人貌朴而氣和。志潔而行淳。敦倫好古。嗜學不厭。日就斷編。鑿翰寤寐窮研。寂以當友。幽憂以當金石琴瑟。蕭閒澹泊。而意恒有以自得。故素性尤不肯輕入公府。諸隸人廝養。唯見公猶側足不敢出氣。負時名甚久。絕未嘗有氣矜之色。然素不妄交。交則肝腑洞然。必誠必信。始終無間言。尤好獎植後進。見人微善。必咨嗟誦說。以冀其有成立。又嘗以課藝大會邑里諸少年士。手之口之以相訓勉。且饗殮之以期其必赴。如是者數年。士果以此多為名諸生。至今人往往誦之。而碕庵不言。嗟乎。吾請至今日。邑父老不敢問矣。向有碕庵在。則先民舊德之流風餘韻。猶有存者。今碕庵又逝。此吾邑之不幸也。吾故為之傳。而因以自

傷云

論曰。生民當易代之際。其為抱碣庵之痛者多矣。悲夫。倘所謂天道者非耶。抑吾又當思之。子之身。親之身也。子身在則親固宛然在也。然或者修名之不立。則又豈非誠死其親者耶。然則觀碣庵之文。又觀其行事之能自愛重。真能具體給諫者矣。且給諫原不死。而又有碣庵。則學之所係固如是其大也夫。如是則為臣與子者。皆可以觀矣。

任人策

劉子壯

法制於人者也。而非所以制人。中庸之人。可以法制。而賢聖之人。則不制於法。何則。中庸之人。守法者也。而賢聖則能制法。是故當其事之無據也。愚者懼失於格之中。而巧者思遁於其外。方此之時。求得一故事焉循之。則可以絕其奇邪之私。而僥倖不得以中。而所謂庸人者。既不能出其議議。以斟酌時宜。而便於有所遵用。以自解其無能為其無患也。苟以名其功。而及其有失。則舉而委之於法。曰。吾無敢變古人之所為而已。而不敢知其他。以是求免於為奸。而上莫之我罪也。若夫賢聖者。其用心固未嘗有私也。而人君亦不當以私待之。夫苟其有私也。則其人不可任。而必求其人以任之。如其無私也。則何用以私待之。而限之以一成之法。且天下之法何起乎。亦起於古之賢聖之人之為耳。苟得賢聖之人而用之。則可以橫斜行之而無不可以治。而奈何以古人一成之跡。不審其時。不達其變。而直欲當代之神明而就之乎。夫法亦何常之有。古者以之治。而後人以之亂。此人用之失。而彼人用之得。亦足以見事之在人。而徒法之不足以行矣。是故人而無私也。夫人而有私。即法何足以難之。且天下不有緣法以為奸者乎。今任事者既不能立一代之規。以為世守。而任人者。望之以賢聖之功。而限之以庸人之所能為。一事也不論其大小。不問其是非。

而惟成例之為問。而不知今之所為例。非昔之所以治。乃昔之所以亂也。今既承其流襲其弊。得一湔浣更張之。猶足以治。而慶慶焉刻而畫之。以求其合。以是為足以禁私而格奸。夫天下之私不勝禁。而其格奸者固又足以起姦也。吾求得其人而理之。猶恐不能盡去。而況付之一定之法乎。夫誠欲求法。則亦邇其本矣。書曰。往數求於殷先哲王。又曰。別求聞由古先哲王。周之為治兼四代。而其所求者。先哲王而已。未嘗從其舊染。而以為不可移易也。一代之治。其初必有為子孫之不可易。而其後稍凌夷乃底於亂。故今之例。非昔之所以治。而昔之所以亂也。欲法其所以治。則亟邇其初。邇其初。則此例皆古之所未有。而又何足以遵用乎。或曰。取其近時而便耳。夫將以作則。而惟便之圖乎。乃何以不便者。則又奮然不顧而去之。若曰。吾自為制。彼何足法。又何其決也。由此觀之。其可以為治者。則去之不遺力。而其所以亂者。則毋敢少動。然則天下之至私。莫大乎是。天下雖有賢聖之人。其所欲變通。既束之以一定之法。而其可守而勿失者。則曰。吾之所便在是。而不必古之從。則是治天下。惟以便而已。治天下。惟以便。則是去其所以治。而就其所以亂也。是又可謂之法乎。嗚呼。當今之世。而欲求治。吾願任人者。甯擇人以授之。而責之以治亂。無徒拘之以法。而任事者。亦慎毋畏法。而至於不能有為也。則幾矣。

與大司馬書

昨見陝西孟總制具疏汰兵一萬二千員名。可省餉銀三十一萬有奇者。去無益之兵。以息有用之財。軍實簡練。戰守有資。當此國用憂乏之時。上能減費。下可寬民。豈非計之最得者與。然吾不憂夫有以去之。而憂夫無以處之也。夫此一萬二千人者。非召募在籍。則攻之而服。招之而降者也。今一旦汰而罷之。將聽其自去而募之省。抑有以驅之使各歸其里耶。夫有以驅之使各歸其里。吾猶方憂之。若聽其自去而募之省。恐此一萬二千人者。求其晏然而自己焉。不可得也。夫此屬所習者戰鬪之業。所利者掠劫為期。方其平居坐糜國餉。尚猶引類為奸。侵奪市村。而今既失其勢。又乏其食。豈能退而安生理。謀保身之術哉。且其去鄉里既久。生平睚眦有仇怨之素。而鮮雅美之分。退之無田業可以資生。而進之不能事商賈之謀。度其志未嘗一日忘飲酒豪呼。拳勇凌厲之為。而又所與共事者。尚多在營伍。纏綿勾連。出入往復。小足以為地方之擾。而大足以觀變冀倖一日。以發其困厄無聊之心。是故天下幸而無事也。如其有事。則此雖孱弱。皆足以長亂。且夫秦晉雖定。其伏在山壑。移處邊陲者。未嘗絕也。彼不得食於朝廷。而將求所以自養。又不能勞身以事隲敵。小心以急生業。則其勢必有所歸。而此屬所與。又豈無在山壑邊陲之間者。吾懼其困而

無所往。將必至於為之驅也。或曰。督府所裁。蓋簡其精悍。而冗靡是去。固誠有以制之。而此區區者。又何能為也。夫天下之人。以之為國。則無不弱。以之自為。則無不強。在無事之日。則每患其太多。而在為患之日。則平日所不足計量之人。雖一二而足以為難。是故兵之弱者。為賊亦常強。而及其反而為兵也。則又甚弱。國家設數之日。百萬不足以增長聲靈。而倉卒有事之時。一匹之夫。而莫可如何。蓋晉唐之已事。可觀也。方其滅蜀取吳。天下已平。州郡之兵。悉詔罷去。而其卒也。為五王之用。劉石之資。唐既定兩河。密詔天下軍伍。凡百人中。逃死八人。於是悉匿山數。為小盜。及王庭湊一呼。而河北遂失去。當其時。亦未嘗不以為此輩悠悠坐食。無益國家。及其後也。困天下之力。而不能定之。況如今者。國威雖已赫濯。方園雖已奠安。而西土尚未綏甯。東人方復逆命者哉。故曰。不憂夫有以去之。而憂夫無以處之也。夫自古開國之初。無不省約制馭。方時神武已震。莫敢或動。而又民苦戰爭。樂與休息。然數十年之後。老成經練。百戰之人。漸復少盡。而承平既久。夙昔意氣。稍稍就倦。顧如武備。豈可不嚴。以為制馭之遠圖乎。誠令武備甚裕。而此一萬二千人者。亦必求所以安置之方。使之帖然而去。其伎怨之心。則固所為憂深。而計過者耳。先生莞國之樞。而某謬託宗盟。不揆狂昧。輒陳其愚。伏惟留意。幸甚幸甚。

納諫

熊伯龍

立國者不可以瑱也。諫官國之威神也。凡天下大姦大害之所伏。其始也以諫官折之。而有餘。其後也以君相制之。而不足。故諫官有彈壓。而後朝廷有綱紀。而後天下有風俗。人君有正一官。而百官莫不正者。其惟臺諫哉。我

皇上宵衣旰食。勵精維勤。凡內而宮庭。外而臨御。其所以昭德塞違者。悉飭不惜餘力。而天下亦未嘗有大姦隱害之不可詰也。宜若無需於犯顏敢諫者。雖然。賈山之至言。陳於露臺。惜費之主。魏徵之十漸。陳於道不拾遺之世。其時皆英主也。治朝也。而兩臣至秦之隋之。豈其迂黷而過計乎。蓋天下政事之修。救唯可望之治朝。唯可望之英主。彼蔽明而覩禍者。奚用以說為矣。然則君之畜犯顏敢諫者。誠莫此時若也。然而致此。則又有道矣。蘇軾曰。人主能聽言。而不能使其臣之必言。不可謂真能聽言之主。人臣能進言。而不能使君之必聽其言。不可謂真能進言之臣。言乎上與下之相感以誠也。以愚論之。臣之進言。其遇主誠有命。殊不可強。所可自主者。聽言者耳。楚壯王出而謀其臣。其臣不逮。遇有憂色。唐太宗神采英銳。羣臣對之多畏沮者。每遇言官。必霽色以待之。夫不得其言。則為憂。得其言。則為霽。二君之性情。過於昭鐸矣。此由臣之所以賀。而貞觀之治之所以成也。此其道。人主莫不知。而卒不為。

者則以顧忌之心中之耳。夫人非堯舜。豈必無事盡善。漢高非創業之君哉。以鄭生之言而刻印。以張良之言而銷印。一銷一刻。有同兒戲。而後世稱之者。不足累高帝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也。後之人君。問宏農則喜。問南陽則怒。問府中則喜。問宮中則怒。內外彼此之形。膠結而不可解。雖百汲黯。其能爭之乎。則請進一箴曰。夫如茶之悶腸者不少也。石夏夏其性可以攻玉。願

皇上察通言。則又進一箴曰。康莊之仁我也。是不如太行。願

皇上明詔臣工。朕不似漢文帝命釋之單之勿甚高論也。則又進一箴曰。夜行者前其手。然而橋足也。開明於東。不主實而萬卷皆燭。願

皇上窮理以知人。知人以知言。而四聰廓如也。

蕭長源奏議序

或問於余曰。進說於君而削草者賢乎。曰。漢孔光嘗為之矣。進說於君而削草者非賢乎。曰。晉羊祜嘗為之矣。夫光立於亂朝。以恭謹媚主。溫樹且諱。敢有諍名。祜心知三年之喪。雖膏遠服。不能自言。而屬傅氏子發之。度其時。未必有危言激論。不可示人者。不削草何傷乎。由此言之。削草而不失其為光。而光初非以削草而不賢也。削草而不失其為祜。而祜初非以削草而賢也。彼蓋有所大不得已焉耳。乃若生休明

之世。冠法冠。正色對仗。與天子宰相可否。如梅福所謂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
條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是其職也。奈何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或至有意學古人。以
詭詞削草為能事乎。且朝上書而夕報可者幸也。今日言而異日行者亦幸也。魏相
條晁董之對。亦恃其書在耳。使如光與祐所為。雖有英君察相。嘆不同時者。孰從而
徵之哉。長源蕭公李順德有異政。受知於
世祖章皇帝。召為監察御史。不辱於官。今

上皇帝念豐邑之貽。虛懷延納。每下諸王公卿議所條奏。初是公者什三。中什五。最
後什八。人皆羨公之遇。而不知致此固有道也。蓋救國之弊。如治身之疾。有本有標。
先起居。後藥物。此養生家治本之常。及乎標勢已成。流毒傳變。謂可舍七方十劑而
起沈疴。非愚則誣矣。故明神宗時。部黨紛紜。遺世務。尚名高羣。以切劘君德相夸。所
指斥有敵以下不能堪者。其君亦不屑數辱。以成豎子。而至於災異盜賊。兵戎屯牧。
國天民天之不可一日忘者。皆以為不足言。而聽其魚爛瓦解。以底於亡。豈非殷鑒
歟。今天下獨屋

堯憂耳。四海九州之大。保無形為標病者。大吏奏報左顧右盼。比及上聞。什無二三。
賈生而在。未必不長太息於此矣。公起而累疏論列。舍虛取實。舍細取大。舍緩取急。

如以救火追亡。請於主人。未有疑其生事者。而且補救有方。厝注有漸。短言則得子高筆力之勁。長言則無孔璋煩富之譏。人即善忌。亦安有聞動心之好語而忌之者哉。此公之所以久於其職。而有言必信也。同人取其奏議。都為一集。趣之鐫版。公不能辭。其行者既足以彰兩朝止輦從繩之美。而其餘又足以待億萬年。聖子神孫之求。語有之。善解結者。佩觿我。國家之以公為觿也。豈有量乎。公幼負大志。尊人萬興先生。實教之忠。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誠有如韓退之所云者。至今讀書邸舍。池林簫管。無所徵逐。盱衡捫虱。無非天下大計。蓋其意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其視數萬言。猶一呷也。世有因所已言而推見所未言者。庶幾智足以知公乎。余不敏。則焉能與於斯。

新建漢陽府治碑記

漢陽府治在鳳樓山南麓。建於有明洪武二十三年。而燬於崇禎之季。我國家始清蠹賊。出民湯火。設官分治。十有餘載。搶攘之際。尚饒民舍以居。卑隘褊狹。吏抱書而無所措手。昔所云前枕蜀江。北帶漢水。睇吳楚之會。攬荆襄之勝者。胥予無有。今太守楊公慨焉念之。曰。吾受事三載。與民休息。興利除害。既以其間樹麗。譙城睥睨。而巍然府治。獨聽其久於棘磔乎。乃捐俸貲。躬圖畫。戒僚屬集版幹。量工命日。一規

舊制申詳督撫暨藩臬諸監司言狀。咸獎諭有加。邦之薦紳士民。以至輿隸。莫不樂公茲舉。以亟襄事焉。不煩公賦。不擾市廛。不侵工作。而成有日矣。公曰。是宜記。屬予為之辭。予觀漢之為郡也。曾不足當一大縣。然翼蔽鄢省。受上流之委輸。黃鵠禹磯。夾江如鎖。昔人號為活城。是無漢則無鄢。無鄢則無楚。郡雖小。固天下之要區也。曩者滇黔沮亂。歲有南師。更番迭出。漢為孔道。我邦伯邑侯。奔走供給。方館穀芻焚之不暇。奚暇問堂皇締構之事。及乎蠻方稽首。虎皮裹甲。兵漸休役。漸減江漢間之城郭人民。漸復其舊。而我公適以政流恩洽。得從容次第修其聽事。極輪奐之美。以為太平之觀焉。蓋至於郡治成。而漢陽之為樂土。始可信也。漢陽之宇甯。而全楚之免於騷騷困頓。始可知也。全楚之肩息。而天下之無復杞憂而壘恥。抑又可決也。則公之皇皇於是役者。所係豈其微乎。予之生晚矣。然猶涉厯啟禎之際。睹舊治歸然如別山餘阜。未幾而兵火浸淫。劫灰觸目。遭逢盛世。置身禁林。請急歸里。躋我公堂。乃獲載見。崇慶高棟。與先朝熙攘之時。爭新比煥。真有如景差所謂觀楚山之碧。心眼頓明。又見故人開心日足者矣。其私懷愉快而拜公之賜也。豈後於邦之士民哉。抑考明高帝以甲辰定武昌。降陳理。漢陽時已安集矣。乃府治之建。遲之幾三十年。我朝定鼎。不十八載。而能掃土而新之。其進速難易。較然若此。則亦以得人如公。

之故也。書紀梓材。詩咏焚室。百世之君子來往茲土者。將無頌禱公。而予言焉。足以當唏矢乎。役始於月日。成於月日。凡有事者姓名具在碑陰。

平陽府同知張府君墓誌銘

余戊子由大學舉京闈。實出丹陽縣宗鼎先生之門。凡十有二人。上谷張君與焉。此十人者。相聚甚懽。獨不得一見君。心竊念之。乙未君成進士。乃過余邸舍。余觀其人。蓋光明洞達君子也。則益恨相見晚。君自是令夏邑。同知平陽府。垂九年。余不敢以黠墨累知己。顧益念之。然聞君治行高。旦夕入春明門。何用怗怗思遠人為也。居亡何。有素冠款門者。肅以入。則君之二子喬年松年也。亟詢君。則涕泣對曰。客冬十二月棄諸孤矣。嗚呼。余與君但一見。盡生平耶。喬年松年又長跪請曰。不孝無似。無以揚吾親。惟先大夫修己臨民。不可泯滅者。足以自傳。倘邀惠先生錫一言於墓石。死且不朽。余屢謝不敏。其請益堅。既而思之。合四海九州。得百餘人稱同年。又於其中得十有二人稱同門。此十二人。又物故大半。而二三人中。又惟余曾待罪史館。以闌幽為職。其子又不乞言於祿位。足以動人者。而擇一窮老父。執使之言。而余猶以不文辭。毋乃負良友而傷孝子之心乎。此余所以按狀而誌君也。君姓張氏。諱光烈。字觀揚。先世籍汾陽。後遷為宣府人。祖國柱。誥授榮祿大夫都督同知。妣趙氏。封一品。

夫人父名世中書科中書舍人母董氏封孺人孺人事神謹禱而孕君彌歲乃產時經三晝夜孺人見一異相僧踵門立君遂生榮祿公視之曰是兒不凡必光吾門因以光引名之七歲就傅不好嬉戲十歲能為舉子家言十七補博士弟子員踏省門一被放遂痛不自勝下帷擁書不復出獨時時念兩尊人自朝及夕入而問安出而開卷如循環然不屑以章句自了凡山經地志河渠水利農田兵制務講求貫穿而後已丙戌中副榜戊子乃得舉君又奇峭沈雄非吾師宗鼎先生終亦不識也舊例春官下第者得司鐸自効其志不過沾升斗責執贄而已君訓內黃士風厲考課一以古教化行之初有告余者余未即信及承乏學政過其地詢其事然後嘆君之不可及也乙未歸里待選會宣鎮有養馬之役撥夫騷擾人心皇皇有直指察有吏才因以屬君君按籍公派以貧富為差民乃悅服家居四年一馬一蒼頭遇所議雖寒賤無不下而揖者戊戌知夏邑邑故多狡獪有鄭相者渠魁也君廉得其實立置之法羣姦屏息不敢為非斥冗役除厲征平物價稍累民者一切報罷惟未完錢糧勢難徵而法難貸則為立限期勤勸諭亦無終遁者庚子大饑流離載道捐俸設廠作粥飼之又請於上官告於紳士皆觀感欣助全活甚眾士瘠民貧生鬻子死裸葬不以為怪君一有見聞必使得贖得棺而後即安邑紳梁方伯卒於秦其家六觀

在堂三子俱幼。君惻然曰。此守土者責也。傾倒度囊以庀其葬。馬鬣東。過之者輒感極涕零焉。君未第時。有外兄董客死永城。嘗曰。吾異日有四方之事。過其地。必使歸窆。夏邑適與永鄰。下車周咨。久乃得其埋骨處。卒成君志。居五年。百廢具舉。修皇華臺。築相山祠。又因高址。西建關帥廟。北構真武閣。雖不取於民。然其汲汲如不終日之意。人竊訝之。未幾。洪水灌城。凡急走避廟舍者。皆免於溺。捍患禦災。用意深遠。而人不知。亦奇矣。擢同知平陽府。士民格於例。無以留君。造祠勒碑。君不能止。其所誦述。皆實錄也。平陽旁帶三十餘城。丞雖自好。稍與諸吏倖仰。猶可使甌無塵。君獨肅網紀。絕餽遺。真郡伯有風采者。不是過也。榮河臨晉。山徑田薄。上官械通糧者。付君治之。君盡去其械。勅縣緩比。但令徐徐措置。皆次第報完。蓋不忍負君也。郡中無敢驚官馬者。馬驚偶逸。則責之僮。民人王學禮。以此負子出賣。呱呱而泣。君遇而憐之。立白王將。王將素敬君。遂置不問。臨汾缺令。撫軍集三司問曰。臨誠難治。誰了此者。同聲應曰。張軍廳清廉能治劇。因以君署事。臨之大害有四。火耗之重。半於正銀。君悉革羨餘。雜派之繁。甚於正項。君飭使畫一。衙憲之累。勢如虎狼。君剪除剛決。新役之簽。重若幫貼。君更換有法。歲省民財約萬有餘金。典史丁大全病。則料其藥餌。歿則代補解餉。時所折銀為兩一百三十有奇。脫其內弟於械繫。又資遣其輜以歸。

居臨一年。蚤起視事。抵暮入舍。校文書常達旦。不知其橐中裝云何也。比謝事。君病矣。病革。謂諸子曰。吾五十年窮達踐履。庶幾俯仰無憾。獨垂白二親。不獲終養。留非生乎大玷乎。語畢而逝。時康熙丙午十二月也。壽五十一。元配孔氏孺人。副總兵孔公登科女。先君十年卒。孺人與君合德。胡進士以溫述其行略曰。孺人以將門女。所習與所養可知也。胡不詩書而行無不詩書。胡不女史而行無不女史。若恭若勤。若孝若慈。若和約若惠。無不具備。垂訣猶勉其夫子終善事堂上人。蓋相夫之孝。生死以之。不獨二十餘年如一日也。余讀而悲之。因併書焉。繼室羅氏宜人。副總兵羅公皇章女。子六。鶴年。喬年。松年。堯年。文年。大年。女三。孫男一。聯奇。鶴年出。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葛嶺之原。嗚呼。生民之困極矣。為天子命吏。不以愛養元元為意。擇人而食。既失其本心。不可復肅。間有斯然見志。欲自別於流俗。一為上官所持。握手不得。雖有卓魯之行。終於折辱顛踣。而無所及於民。昔稱一命之士。存心濟物。於物必有所濟。殆非為今日言也。夏邑編小。君不以此得罪上官。且能立名譽。佐大郡。可謂難矣。自此位漸高。牽制漸少。其所施設。必有大過於人者。乃忽忽奪之以去。由此觀之。天未嘗不生才也。人未嘗不容才也。能生之。能容之。而不能保其死之不速。吾將何從而怨且尤之乎哉。蓋於是而重歎生民之不幸也。爰拭淚而繫之銘。銘曰。

國朝文匯

卷七

三十一

國學扶輪社印

弓正之裔源何長。篤志偉人志節強。帶經視膳晨。肥芳致身上。慰太公望。拔難抱兜。
古循良。堯都宋邑。豐碑昂。位如配道。惠無疆。松摧孰知為棟梁。維仁維孝。後蕃昌。彭
妖顏毒胡測量。我為勒辭。永其藏。天地不合。毋毀傷。